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95
15



文庫 11
D 295
15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

旌德三 孝義 列女

孔洙 王問 郭道卿 弟佐 高源 蕭道壽 尹麥華

孔全 附張子夔 胡光遠 附龐遵 樊淵 賴祿孫 陳韶孫 李茂

羊仁 附黃覺經 李鵬飛 劉琦 王思聰 附劉通 徹徹 王初應

附施合德 楊皞 丁文忠 王士弘 邵敬祖 附李彦忠等

姜兼 趙榮 劉廷讓 徐鈺 靳昂 尹莘 杜祐

張恭 孫瑾 附吳希曾 王庸 黃贊 劉源 附祝公榮 胡伴侶

哈都赤 曾德 高必達 黃道賢 張緝 史彥斌

張絳祖 孫抑 呂祐 周樂 石永壽 劉思敬

王克巳 王薦 郭全 附劉德 扈鐸 何從義 張閔

續前錄 卷三十一

柳田泉文庫

010190563079

劉德泉 附朱顯 吳思達 元善 趙毓 鄭文嗣 孫秀實 附李 子敬

訾汝道 魏敬益 昔班帖木兒 趙一德

孔洙聖裔也自宋南渡孔氏四十八代孫端友從南家衢州襲封衍聖公金人亦求其在曲阜者封焉世祖既平宋議所立或言高衢者為大宗召洙至欲封之使歸魯洙以先世廟墓在衢不忍舍固讓其爵於在魯者且以母老乞南還世祖嘉之曰寧違榮而不違親真聖人後也授祭酒兼提舉浙東學校以便奉毋自端友後六世皆襲衍聖公其罷封自洙始

王問東 字頌 誠人父素饒於財垂老費且盡不甘淡薄謂朝夕勤苦入重營奉無闕父性復多戾問左右承順甚得其歡心及父臥疾夜燃長明燈室中火延籬壁問出驚起馳救火已熾煙燄蔽寢戶問突入火中解衣蒙父抱而出肌體灼爛而父無恙

傷一女不能救遂焚死

郭道卿興化莆田人高祖義重至孝宋紹興間詔旌之鄉里為立孝子祠至元初間盜起居人竄匿道卿與弟佐卿獨守孝子祠不去俱見執盜將殺其弟道卿泣曰吾有見已長弟弱子幼請代弟死佐卿亦泣曰吾家事賴兄理請殺我道卿固引頸受刃盜相顧曰汝孝門兄弟若此吾何忍害爾釋之道卿年八十七子廷燁為建寧路平準庫使辭歸侍養父嘗病危廷燁憂瘁扶

雙一父髮盡白 典章載至大元年詔旌其門曰世守孝義

高源字仲淵晉州人父汝霖為真定照磨使東平道經高唐遇盜死源幼與母依及長補縣吏世祖中統初累擢江南浙西道僉事常州路達魯花赤馬忽奪民田源劾其不法忽懼走路權臣阿合馬誣以他事繫獄久之一日忽釋源莫知所由先時源

續列傳錄 卷三十一
所居里多阿合馬姻戚素知源事母孝至是聞源坐非辜悉詣
白曰源孝子也天必知之兄媒孽之罪非實若妄殺源悖天不
祥由是得不死後遷都水監開通惠河由文明門東七十里與
會通河接置牐七橋十二至今人蒙其利

蕭道壽京兆興平人家貧鬻鍼自給母年八十餘道壽事養盡
禮每旦候母起夫婦親侍盥櫛日三飯必待母食然後退就食
出外必以告母許方敢出母怒欲撻之卽自進杖伏地以受杖
足母命起乃起起復再拜謝違教拱立左右俟色喜乃退母嘗
有疾繫累歲不能療道壽割股肉啖之而愈 又有撫州路總
管管如林渾州民朱天祥渾州九歲童子李家如並以母疾割
股旌其家

尹夢龍中興人母喪負土爲墳結廬居其側手書孝經千餘卷
散鄉人讀之有羣鳥集其冢樹朝暮若相拱向者

孔全亳州鹿邑人父成病全割股啖之及卒居喪廬墓左負土
爲墳日六十肩三年起墳廣一畝高三丈餘 張子夔安西人
父喪每夜半以背負土肘膝行地匍匐至葬所篩土爲墳 又
有峨眉趙國安解州張琛南陽李庭瑞皆居喪有至行廬墓次
負土爲墳有司並請表異

胡光遠太平人母喪廬墓一夕夢母欲食魚晨起號天將求魚
以祭見生魚五尾列墓前俱有嚙痕衆驚異方聚觀有獺出草
中浮水去知爲獺所獻 有永平龐遵者母病腫三年不能起
忽思食魚遵求之市不得歸途歎恨忽有鯉躍入其舟作羹以
獻母悅病瘥

樊淵建康句容人幼失父事母篤孝至元十二年奉母避兵茅

山兵至欲殺其母淵抱母號泣請以身代兵兩釋之江東廉訪使辟爲吏母亡奔喪哀感行路服闋奉神主事之起居飲食十年如平生臺憲交薦淵不忍去墳墓終不起

賴祿孫汀州寧化人仁宗延祐初贛州賊蔡五九作亂祿孫負母孀妻子隨衆避南山盜至衆散走祿孫守母不去盜將刃其母祿孫以身翼蔽曰寧殺我勿傷吾母母渴不可得水祿孫含唾與之盜相顧駭嘆不忍害反爲之取水有掠其妻去者衆責之曰奈何辱孝子婦使歸焉詔旌其門

陳韶孫廣州番禺人父瀏以罪流肇州韶孫年十歲不忍父遠謫朝夕號泣願從父不能奪遂與俱往跋涉萬里過遼陽平章塔出見而憫之口邊地寒苦非汝所堪吾當返汝故鄉韶孫曰旣不能以身代父當死生以之歸非所願也及父死韶孫哀慟

見者皆爲泣下皇慶元年韶放還鄉里乃負父骸而歸

李茂大名人徙家揚州父興壽臨卒語茂曰吾病且死爾善事母茂泣受命奉母益謹母嘗病日失明茂禱於泰安山三年復明又願母壽每夕祝天乞損已齡益母算果享年八十餘大德九年揚州再火延燒千餘家火及茂廬皆返風而滅

羊仁廬州廬江人至元初元兵南下仁父被殺母及兄弟皆掠去時仁方七歲鬻於汴人爲奴力作二十餘年其主憐之縱爲良仁遂遍訪得母于潁川兄于睢州弟于邯鄲皆幸無恙乃乞好義者出鈔歷詣諸家求贖經營百計更六載大小二十餘口復得完聚 又有黃覺經建昌人五歲遭亂失母稍長誓天願求母所在乃渡江涉淮行乞而往至汝州梁縣春店得其母以歸 章卿孫蜀人本劉氏幼爲章提刑養子與母相失三十八

年遍訪江西諸郡迎歸養之 李鵬飛池州人生母姚氏為嫡母不容改嫁為朱氏室鵬飛幼不知也年十九思慕哀痛願見母行求至漸水得焉迎還奉養久之復歸朱氏時渡江省覲既卒歲時攜子孫往祭墓終其身

劉琦通考作張琦岳州臨湘人生二歲母遭亂陷於兵琦獨事其父

稍長思母不置常歎曰人皆有母我獨亡及冠請於父往求其母遍歷河南北淮東西數歲不得後求得于池州之貴池迎以歸養閱十八年而母始歿

王思聰延安塞人素力田農隙則教諸生得束修以養親母喪盡哀事繼母如所生以家多幼稚侵父食別築室曰養老堂奉之朝夕定省無間父嘗病劇思聰拜祈於天得神泉飲之愈兩日失明思聰視之復能視人以為異 又有劉通亳州譙縣人母目失明通誓斷酒肉祈禱三十年母年八十五日忽明開

者異之

徹徹担通考作祖古思氏幼喪父事母篤孝母歿水漿不入口者三

日每節序祭祀哭泣常如袒括時年四十餘每見人父母輒嗚咽流涕問其故曰人皆有父母我獨無是以悲耳

王初應漳州長泰人從父樵劉嶺山有虎出叢棘中搏其父傷右肩初應奮救抽鎌刀刺虎鼻殺之父獲甦皇慶元年詔旌其孝行 秦定二年同縣施合德其父嘗出耘為虎扼於田合德持斧前殺虎父得脫 有石明三者與母居餘姚山中一日自

外歸覓母不見見壁穿而臥內有三虎子知母為虎所害乃盡殺虎子礪巨斧立壁側伺母虎至斫其腦裂而死復往倚巖石旁候壯虎出前殺之明三亦立斃張目如生所執斧牢不可拔

楊皞扶風人父母素皆多病皞每叩天求代病賴以痊後母失明皞登太白山取神泉洗之復如故母歿營葬適大雨惟皞墓前後數里密雲蔽之雨不沾土葬畢令妻家居養父皞獨廬墓上負土爲墳蔬食水飲終其喪父卒亦如之

丁文忠許州郟城人業鼓冶母疾與弟文孝竭力調侍母卒文忠廬墓側不與妻面者三年及父疾醫不能療文忠造車一輛兄弟共御之載父禱于嵩山五臺泰安河濱諸祠途遇異僧遺藥而愈延祐七年旌之

王士弘延安中部人父有疾士弘傾家貲求醫及父歿廬墓三年足未嘗至家墓廬上有奇鵲來巢飛鳥翔集與士弘若相狎然終喪復建祠塋前朔望必往奠祭雖風雨不廢

邵敬祖宛丘人父喪哀毀廬墓母繼歿河決不克葬殯于城西

敬祖露宿依其側風雨不去土人哀之爲縛草舍庇焉前後居廬六年雨髀俱成濕疾至治三年旌其家 後有承平李彥忠

父喪廬墓八年不至家茶陵譚景星幼失父追念之廬墓十年亳州郭成年七十一喪母廬墓一年朝夕哭人尤哀之

姜兼嚴州淳安人七歲而孤養母至孝母死哀慕幾絕旣葬獨居墓下朝夕哭奠躬自樵爨荒山中一衾麻寒暑不易同里有少年子不善事父母者聞之皆慙悔迎養

趙榮扶風人母有疾割股肉啖之者三復負母登太白山禱於神得聖水飲之乃痊後年七十五卒榮號痛不食三日方飲水七日乃食粥及葬負土成墳廬其側終喪

劉廷讓大寧武平人至順初上郡兵起民被殺掠廷讓挈家避山谷有幼弟方乳母納之懷中兵至廷讓乃棄已子一手抱幼

弟一手扶母疾驅得免及歸途視已子亦幸無恙

徐鉅鎮江人始冠侍父鎮將之婺源過丹陽小溪父失足墮水中鉅投溪擁鎮出得挽行舟以升而鉅力困憊遂溺死屍流四十五里得於灘土人哀之立石紀其事

靳昂字克昌曲沃人兄榮為奎章閣學士奉母官於朝母歿昂護喪歸至平定州大雨水驟至昂伏柩上同漂沒後得柩於三里外昂屍於五里外後至元三年詔賜孝子靳昂碑

尹莘一統志作莘通考作華汴梁洧川人至治初遊學京師忽夢母疾馳

歸母已亡居廬蔬食每鷄鳴起手治祭饌詣墓所哭奠雖風雪不廢父輔臣嘗病疫莘夜禱於天曰母亡不能見父病不能治為人子若此何以自立於世願死以代父命數日父愈

杜祐下邳人為河南水馬站提領父病於家祐忽心動即棄職歸父病始三日遂禱天求代且嘗糞以驗病父卒廬墓盡哀

張恭假師人署鷹房守案牘母老辭歸侍養歲凶恭夫婦採野蔬為食而營奉甘旨無乏母病恭手除溷穢喂哺飲食且嘗糞以驗病勢天曆初西兵至河南居民悉竄恭守視母病頃中一劔不去母驚悸而歿恭喪盡哀有馴鬼之瑞

孫瑾鎮江丹徒人父喪哀毀嚴冬跣足而步停柩四載衣不解帶事繼母尤孝嘗患癰瑾親吮之又喪目瑾舐之復明母卒十日將葬時春苦雨墜夜號天乞霽至旦雲日開則甫掩殯陰氣復合雨注數日不止吳希曾雖寧人葬父之日大雨希曾跪柩前炷艾燃腕火熾而雨止縣上狀旌之

王庸字伯常雄州歸信人母有疾庸夜禱北辰至叩頭出血母疾遂愈及母卒露處墓前旦夕悲號一夕雷雨暴至鄰人持寢

席往蔽之見庸坐臥地獨不濡濕咸嘆異而去
黃贊字止敬臨江人父君道延祐間求官京師時贊年尚幼及
長聞父娶後妻居永平往省之則歿已三年矣庶母聞贊來盡
挾其背更嫁拒不見贊贊號哭語人曰吾之來爲省父也今不
幸父歿思奉其柩歸而窆之莫知其處苟得示以葬所死且不
恨尚忍利財物邪久之聞庶母居海濱亟裹糧往復拒不納庶
母之弟憐之與偕至永平求父墓又弗得贊哭禱於神一夕夢
老父以杖指葬處曰見片磚卽可得明日卽其地求之庶母之
弟曰是已歛將有某物可驗啟朽棺負父骨以歸
劉源歸德中華人母年七十餘衰病不能行適火起且延至其
家源呼天號泣趨入抱母爲火焚而死 祝公榮處州麗水人
母歿居喪會竈突失火公榮不能救乃伏棺悲哭其火自滅復
塑二親像於堂朝夕事之如生

胡伴侶鈞州密縣人父實嘗患心疾更數醫莫療伴侶乃齋沐
焚香泣告天地於右脇旁割脂一片和藥以進父疾遂瘳

哈都赤固安州人幼孤養母母嘗有疾醫治不痊乃礪其所佩
小刀拜天泣曰慈母生我劬勞今當捐身以報遂割左脇取肉
一片作羹進母曰此何肉其甘如是數日病愈

曾德漁陽人宗聖曾子裔也母早亡父仲祥繼娶左氏樂襄陽
風土同往居焉亂兵陷襄陽遂失左氏所在德遍求五年得于
廣海間迎歸孝養備至

高必達建昌人五歲時父明大忍棄家遠遊莫知所適旣長晝
夜哀慕歷往四方求之不得心愈悲忽相傳黃州全真道院中
有虛明子者學道三十年本姓高氏建昌人也必達詢知爲父

卽往拜具言家世及已所生歲月哀號不已虛明猶瞑坐不顧久之斥曰我非汝父不去何為必達留侍左右不少懈其徒請曰師有子如此忍弗歸乎虛明不得已乃還家

黃道賢泉州人適母無子道賢在襁褓而生母以疾去既長思念生母屢請於父名之歸竭力養二母得其歡心父病篤晝夜奉湯藥遍求良醫莫効乃夜禱於天願減已一紀之算以益父壽其疾遂愈後父歿果符一紀之數道賢居喪盡禮負土築墳廬墓側蔬食終制後至元二年表曰孝子黃氏之門

張緝字士明益都膠州人性孝友能詩文至正七年與兄紳弟經同領鄉薦由澤州儒學正轉泰州幕職棄歸養親居揚州十五年揚州亂緝母方臥病賊突入臥內舉槍欲刺緝以身蔽母槍中緝脇三日而死 李明德瑞州上高人至正十四年兵掠

上高劫其父欲殺之明德泣告曰子豈不能代父乎兵遂殺明德而免其父父得以高壽終

史彥斌邳州人早歲嗜學有至性至正十四年河溢墳墓多壞適彥斌母卒乃為厚棺刻銘其上仍釘以四鐵環然後葬明年墓果為水所漂彥斌縛草為人置水中仰天泣曰母棺被水不知其處願天矜憐假此芻靈指示卽乘舟隨草人所之行十餘日草人止桑林中視之母柩在焉載歸復葬

張紹祖字子讓潁州人讀書力學以孝行聞於朝特授河南路儒學教授至正十五年奉父避兵山間賊至執其父將殺之紹祖泣請殺已以代父且曰若等獨非父母所生乎賊怒以戈逐之戈應手挫折因感而相謂曰此真孝子不可害乃釋之去 孫抑字希武世居洪洞縣登進士第歷任刑部郎中至正末陝

西兵亂抑奉父母避兵平陽之栢村有遊兵至村剽掠抑亟以身蔽母請代受斫母乃得釋而父已被驅而東或曰東軍得所掠民皆殺之汝慎無往抑曰吾可畏死而棄父乎奮往出入死地夜行晝匿者數十日竟負父以歸

呂祜字伯通晉安人至正二十六年郡城破有卒入室脅其母索貲財不得揮刃欲斫之祜急以身蔽母奪其刃手指盡落傷什地良久而甦開目視母曰母幸無恙遂瞑目死

周樂温州瑞安人宋狀元坦之後父曰成通經能文海賊據温州拘日成置海舟上樂隨往事其父甚謹一日賊沉日成于水樂泣請曰我有祖妣幸留父侍養願以已代不聽樂抱父不忍捨遂同溺死越數日兩尸並浮而上賊以篙抵之卒不解

石永壽瑞州新昌人性淳厚事親至孝元末兵亂其父謙孫年八十老不能行被執兵欲殺之永壽亟前抱父請代兵遂殺永壽其父獲免

劉思敬延安宜君人父年八十兩目俱喪值亂兵剽掠負父避巖穴中兵至欲殺之思敬泣曰父老矣又無目我死不足惜使我父何依乎兵憐其孝父子皆免于難

王克巳延安中部人父歿克巳負土築墳廬於墓側時亂兵縱掠民皆逃竄克巳獨守墓不去家人呼之避兵克巳曰吾誓守墓三年以報吾親雖死不忍棄俄兵至見其身衣纒絰形容憔悴曰此孝子也竟不忍害

冊曰父母與子一體而分天經地義為百行君史書所載王公大臣於維孝子無間編民炳炳烺烺列是簡編臧墓興起亘千百年

王薦福寧州人性孝而好義父嘗疾甚薦夜禱於天願減已年益父壽父絕而復甦久之果愈母病渴曰得瓜以啖渴可止時冬月求之鄉不得行至深奧嶺值大雪避樹下思母病仰天而哭忽見巖石間青蔓離披有二瓜焉因摘歸奉母母食之渴頓止兄早世嫂更適劉劉嘗以田鬻於薦及死不能葬且無子族以其貧莫肯爲之後薦卽以田還之使置後且治葬具州禁民久淹親柩時民貧未葬者衆畏禁悉焚柩棄骨野中薦置地爲義冢收葬焉會大旱民艱糶盡出儲粟賑之有施福等十一家饑欲死薦聞之惻然奈家粟已竭卽出已田易穀百石以濟福等德其活已每月朔會佛祠爲祈福云

郭全遼陽人幼喪母哀戚如成人及壯父卒居廬三載啜粥面粳事繼母尤孝異母弟四人皆幼全躬耕以養既長娶婦各求分財別居全不能止凡田廬器物悉自取朽敝者奉繼母以粳甘旨無乏母卒全年六十餘哀痛毀瘠廬其墓終喪 同郡有劉德者父娶後妻德事之如所生家貧傭工取直寸錢尺帛不以私四弟並後出德撫愛頗篤年五十未娶稱貸得錢先爲弟求婦一門藹然鄉里稱爲劉佛子

扈鐸汴梁蘭陽人蚤孤育於伯父及壯事之如所生伯父老無子鐸爲買妾歲餘卒遺腹生一男鐸告其母及妻妹護視惟謹常自抱哺與同臥起十年不少怠母卒哀毀踰禮廬於墓宗族勸之歸鐸曰今歲凶多盜吾家雖貧安知墓中無可欲儻驚吾親之靈雖生何爲卒守廬不去

何從義洛川人祖父母偕亡從義廬墓側不脫衰絰不食菜果事父母孝養尤至伯叔祖母及叔父母皆無子凡八喪咸爲治

葬築高墳祭掃以時且戒子孫世世弗替其子皆貴顯
張閏延安延長人隸軍籍八世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間言日
使諸女諸婦各聚一室爲女功工畢歛貯一庫室無私藏幼稚
啼泣諸母見者卽抱哺一婦歸寧留其子衆婦共乳不問孰爲
已兒兒亦不知孰爲已母也閏兄顯卒卽以家事付姪聚聚辭
曰叔父行也叔宜主閏曰姪宗子也姪宜主相讓既久卒以付
聚縉紳之家自謂不如與蕪湖芮世通十世同居峽州向存義
汴梁丁煦八世同居蒲城王顯政五世同居並加旌焉

劉德泉汴梁杞縣人早喪母父榮再娶生二子俱幼德泉力撫
之及繼母卒益相友愛至元末歲饑父欲使析居德泉泣止不
能得各受其業以去久之父卒兄弟相約同爨和好如初 真
定朱顯自至元間其祖父已分析至顯念姪等幼無恃謂弟耀

曰父子兄弟本同一氣可異處乎乃會拜祖墓下取分券焚之

復與同居 蔚州吳思達兄弟六人嘗以父命析居思達爲開

平縣主簿父卒還家治葬畢會宗族曰吾兄弟別處十餘年今

多破產以一父之子忍使苦樂不均邪卽出家財償其進更復

共居宅後柳連埋人謂友義所感

元善大名人父有昆弟五人因貧流散江淮間久之皆客死善

往尋其骸骨并迎弟姪等一十五喪歸改葬祖父母以諸喪序

列祠于塋次

趙毓唐州人父福遷鄴之管城其先三世同居及毓官福州司

獄秩滿歸以母老不復仕一日會諸弟泣申遺訓願世世無異

處且祝天以盟自是大小百口同力合作家道日殷長兄瑞早

世嫂劉氏守志毓率家人事之甚恭次兄選繼歿嫂王氏毓母

以其少許歸改嫁氏曰婦無再適之義願終事姑媿妹贅王佑
 佑亡毓念佑母無子迎歸養之人謂孝友節義萃於一家云
 鄭文嗣婺州浦江人其家自建炎以來同居者十世凡二百四
 十餘年朝廷旌為義門文嗣歿從弟太和年八十餘繼主家事
 益嚴而有恩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有過雖頰白者猶鞭之不
 敢怨内外食指二千每遇歲時尊者坐堂上羣子弟皆盛衣冠
 鴈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仍肅容拱手自右趨
 出足武相銜不稍越宣慰使余闕為書東浙第一家以褒之世
 崇儒不奉浮屠老子教冠昏喪祭必稽家禮而行執親喪三年
 不御酒肉子孫從化皆孝謹雖仕宦不敢一毫有違家法諸婦
 唯事女工不使預家政宗族里閭皆懷之以恩家畜兩馬一出
 則一為之不食人以為孝義所感有家範三卷傳于世

江義門鄭深字仲幾素讀書負氣聞太師脫脫喜士即走見之
 與語大悅使其子哈刺章師事焉一日皇太子至深以孝經進
 賜錦衣一襲至正八年授長史當脫脫之破謫西寧也門下客
 盡散獨架閣王梅時過之深數道其賢脫脫曰梅屢短君而君
 反賢之何也深曰賢之者以其知義耳若深所短梅正當言能
 言所以為益賢也脫脫曰當今安得有此長者之言十年遷宣
 文閣授經郎召見明仁殿問深家同居事屢歎以為嘉端顧皇
 太子書麟鳳二字美之並賜新刻智永千文一卷時從弟壽方
 為經筵檢討每進講殿中兄弟連翩而入時人以為榮
 榮名山藏云其堂則大書曰恪遵祖訓毋聽婦言

孫秀實大寧人性剛毅喜周人急里人王仲和嘗託秀實貸富
 人鈔二千錠貧不能償棄其親逃去年久不歸其親思之疾秀
 實日饋薪米存問終不樂秀實哀之悉為代償還其券復命賫
 金訪仲和歸使父子歡聚 有三原李子敬者性樂善好義嫁
 不能嫁者五十餘女葬不能葬者五十餘喪焚逋券四萬餘貫
 後在仕途屢瀕險究得保全數病亦無恙人謂樂善之報
 嘗汝道德州齊河人幼孤母治家嚴汝道承順甚恭母嘗寢疾

晝夜不去側一日母屏人授以金珠若干曰汝素孝室無私蓄我一旦不諱此物非汝有可善藏之母令他兒知也汝道泣曰吾父母起艱難成家業今田宅牛羊已多方恨無以報大恩尙敢貪此以重不孝之罪乎辭不受二弟將析居悉以美田廬讓之及弟早世撫諸孤如已子里中嘗大疫有食瓜得汗而愈者卽多市瓜親歷戶饋之死者復贈以櫬槨嘗出麥粟貸人至秋蝗食稼人無以償更聚其券焚焉

魏敬益字士友雄州容城人性好施與有男女失時者出貲財爲之嫁娶歲凶老弱之饑者爲糜以食之有田僅十六頃一日語其子曰自吾買四莊村之田十頃今環村之民皆不能自給吾深憫焉今將以田歸其人汝謹守餘田可無餒也乃呼四莊村民謂曰吾買若等業使若等貧不聊生吾之不仁甚矣請以田歸焉衆皆愕眙不敢受因強與之焚其券有司以聞丞相賀太平嘆曰世乃有斯人哉詔授之官不拜

昔班帖木兒初爲趙王位下同知總管府事其妻刺八哈敦嘗保育趙王及部落滅里叛欲殺王昔班與妻謀以其子觀音奴服王服居王宮而自與妻翼趙王夜半微服遁賊至殺觀音奴王得免至正十八年授昔班帖木兒同知河東宣慰司事其妻封雲中郡夫人觀音奴贈同知大同路事仍旌表其閭

趙一德字季潤新建人初元兵南伐被俘至燕事鄭留守家歷

三世號忠幹

志云鄭薦之朝官都御史

一日泣請於其主鄭阿思蘭及其母

澤國夫人曰一德自去父母依門下者三十餘年故鄉萬里不獲歸省今父母已老脫不幸則永爲天地罪人鄭母子皆感動許之歸期一歲而返比至父兄已沒惟母在年八十餘一德卜

地葬二柩畢欲少留事母懼得罪如期還燕鄭母子嘆其孝郎
 縱之將辭歸會阿思蘭以冤被誅詔簿錄其家眾各亡散一德
 獨奮然留不去復詣中書訴枉狀得還所籍鄭母勞之曰當吏
 籍吾家時親戚不相顧汝獨冒險以白吾枉疾風勁草豈易見
 者因分美田廬遺之謝曰一德雖鄙人非有利於是也重哀吾
 主無罪而受戮故留此以相報今母老八十餘得歸侍養主賜
 誠厚矣遂不受而去劉信甫揚州曹氏奴也氏死遺一孤其叔
 之叔之子乃毒父而復於府曰弟挾怨殺吾父適遠魯花赤禍
 禍火者初至將抑使誣服信甫密送孤至京師自赴郡廷曰殺
 人者我也主實不知既鍛鍊無完膚辭不後孤即躍得脫歸算
 償獄訟道里費曰奴之富主翁蔭也力辭不受

冊曰世風日下江河誰砥凌暴為能救行為靡此以善施
 彼以惡倚宗族少恩况於鄰里狗欺諸君媼睦是以豈以
 求名名自不毀澆漓之俗盍一觀此

列女

奴丹氏 崔氏 周氏 楊氏 秦氏二女附孫許張三氏女

胡烈婦 霍家二婦 郭氏 段氏 茅氏 閻氏

馮淑安 王氏 趙哇兒附移刺氏 葛妙真 王氏 張義婦

丁氏 白氏 王氏附李冬兒 朱錦哥附王安哥 李智貞

劉氏 蔡三玉 范妙元附柳氏趙玉兒 姚氏附官勝娘 衣氏附侯氏

張氏女附高婦 王氏 蘇氏 張氏 禹淑靖 袁氏孤女

童氏 徐彩鸞 李氏 周婦毛氏 李順兒 朱氏

王氏附趙氏 陳淑真附夏婉常 柴氏 呂孀婦 劉氏 齊氏

也先忽都附玉蓮 蕭氏 安正同 金氏 潘妙圓附蔡氏

劉氏二女 曹氏 申氏附安氏 羅妙安 周烈女 徐氏

許氏 劉翠哥 柯節婦 斗顏的斤附王氏 李賽兒

陶宗媛

劉氏

附葬

劉氏

宋氏

趙氏

奴丹氏按扎兒妻也按扎兒本拓跋氏嘗統所部兵屯平陽以備金金將畏其威名不敢近大將李魯由雲中圍金緝州馳至沁南李魯戰失利輜重人口皆陷奴丹氏亦被獲拘大梁金主聞按扎兒名召見氏色莊言正不可犯金主謂曰今縱爾還當偕爾夫來氏佯諾遂得歸太宗聞而義之詔預其夫前鋒軍事已命圍汴京城中識其旗幟懼曰彼婦猶勇且義况夫乎後以疾卒于軍子拙赤哥入宿衛從征李璫戰死

崔氏周末忽妻也從夫官平陽金將來攻城克之下令官屬妻子敢匿者死時木忽以使事在上黨崔急抱幼子植以詭計自言於將將信之使軍吏書其臂以出崔曰婦人臂使人執而書非禮也以金路吏苾書之紙吏曰吾知汝誠賢婦然令不敢違

命崔自搯袖吏懸筆而書焉既出有言其詐者將怒命追之崔與植伏土窖三日得免既與夫會未幾夫病亡崔大慟柩前放散婢僕躬目紡績悉以資產遺親舊有權貴使人諷求娶輒自爬毀其面四十年未嘗妄言笑預吉會人比古烈婦云

周氏灤平石城人年十六適李伯通生一子名易金末伯通監豐潤縣城破不知所終氏與易被俘謂僧行者曰人苟愛其生萬一受辱不如死也即自投于堽主者怒三刃其體而去得未死遂攜易而逃間關至汴績維以自給教易讀書有成

楊氏東平須城人夫郭三從軍死戍所久之骨還舅曰新婦年少終必他適可令吾子鰥居地下邪將求里人亡女骨合瘞之氏聞之益悲不食五日自經死遂與夫共葬

秦氏二女河南宜陽人父嘗有危疾醫云不可攻姊閉戶默禱

鑿已腦和藥進之而愈後父復病欲絕妹割股肉置粥中父小
啜即甦 又有河間孫氏女父病癩十年女吮其膿血旬月而
愈安豐許氏女父疾割股啖之乃痊廬州張氏女既嫁母病目
喪明張歸省抱母泣以舌舐之目忽見有司各加褒美
胡烈婦渤海劉平妻也至元七年平當戍棗陽車載其家以行
夜宿沙河旁有虎至銜平去胡覺起追及之持虎足顧呼車中
兒取刀殺虎虎死扶平還至季陽平究以傷卒 至大開建德
王氏女父出耘舍旁遇豹爲所噬曳之升山父大呼女識父聲
驚趨救以父所棄鋤擊豹腦殺之父仍得生

郎氏湖州安吉人宋進士朱甲妻也朱嘗仕浙東以郎氏從至
元間朱歿郎氏護喪還至玉山里留居避盜勢家柳氏欲強聘
之郎誓不從夜棄裝奉柩遁柳邀之中道以死拒得免家居養

姑甚謹姑嘗病郎禱天割股進啖而愈

焦氏涇陽袁天祐妻也初天祐祖父皆從軍歿祖母楊氏母焦
氏並家居守志至元二十三年天祐復從征死甘州焦氏年少
宗族欲改嫁氏哭曰袁氏不幸三世早寡自祖姑以來皆守節
豈可至吾遂廢吾生爲袁氏婦死則葬袁氏土爾終不能改容
事他人也衆不敢復言

周氏安西張興祖妻也年二十四興祖歿舅姑欲使再適氏弗
從曰妾家祖父皆早世妾祖母妾母並以貞操聞妾或中道易
節是忘故夫而辱先人也忘故夫不義忘先人不孝不孝不義
妾不敢爲居婺三十年奉舅姑生事死葬無違禮其父與外祖
皆無後葬祭之禮亦周氏主焉

趙孝婦德安應城人早寡事姑孝家貧傭織於人得美食必持

歸奉姑自啖粗糲不厭嘗念姑老一旦有不諱無由得棺乃以次子嚮富家得錢買杉木治之棺成會南隣失火勢將及婦亟扶姑出避而棺重不可移乃撫膺大哭曰吾為姑賣兒得棺無能為我救之者言畢風轉家得不焚人謂孝感所致

霍門二婦尹氏楊氏鄭州人至元間尹氏夫耀卿歿姑命其更嫁尹曰婦之行一節而已再嫁而失節妾不忍為姑曰世之婦皆然人未嘗以為非汝獨何恥之有尹曰人之志不同妾知守妾志爾姑不能強及楊氏夫顯卿繼歿姑欲其嫁即先白姑曰妾聞姊媢猶兄弟也宜相好今媢既留妾豈可獨去願與共修婦道以終事吾姑姑曰汝果能是吾復何言同處二十餘年

以節孝聞通考云永壽川大妻郝氏田二妻皆氏田三妻周氏兄弟俱死於兵諸婦年未二十皆守節不嫁郭氏大名王德政妻也少孤事母孝謹備至以女儀聞於鄉及

笄富貴家慕之爭求聘母不許時德政訓蒙里中年四十餘貌甚陋母以貧不能教二子欲納德政為婿使教之宗族皆不可

郭氏慨然願順母志既婚頗相敬愛囑教二弟有成未幾德政卒氏年方二十餘仍勵節以事母

段氏隆興霍榮妻也榮無子嘗乞人為養子榮卒段年二十六養舅姑以孝稱舅姑歿榮諸父食其產謂曰汝子假子也可令歸宗汝無子宜改適霍家業汝無預焉段曰家資可不計但再

醮非義恐遺先人羞即退入寢室引針刺面墨漬之誓死不貳又有成紀謝思明妻趙氏自斃其髮冀寧田濟川妻武氏溧水曹子英妻尤氏曠指滴血並誓不更嫁有司各請旌之

茅氏崇明朱虎妻也大德間虎官都水監坐罪籍其家吏錄送茅氏及二子赴京太醫提點師某乞歸家欲妻之茅氏誓死不

從母子三人以裙相結連晝夜倚抱號哭形貌銷毀誦知不可奪釋之氏託居永明尼寺憂憤不食卒

聞氏紹興俞新之妻也大德四年新歿聞氏年尙少父母慮其不能守欲更嫁氏哭曰一身二夫烈婦所耻妾可無生可無恥乎且姑老子幼妾去當令誰視即斷髮自誓父知其志篤不忍強姑久病風且失明氏手滌溷穢時漱口上堂舐其兩目竟復明及姑卒家貧無資傭工與子親負土治葬鄉里嘉之每日欲學孝婦當問俞母云

馮淑安字靜君大名宦家女爲汶上李如忠繼室如忠任山陰縣尹當病革謂馮曰吾已矣其奈汝何馮引刀斷髮自誓不他適如忠卒于官踰兩月遺腹生一子名伏而如忠前娶蒙古氏之族在北者聞如忠歿多宦資幸李族人來山陰悉索其財并挾前妻所遺子任以夫馮不與較唯餘如忠及蒙古氏兩柩在

室久之鬻衣權厝叢山下攜其子廬墓側時年始二十二爲女

師以自給居二十年始護喪歸葬汶上齊魯人聞之莫不嘆息

馮侯斯傳云其子任伏事母極孝皆掾太府有廉直聲

王氏遼陽李君進妻也大德八年君進病卒卜葬將發引親戚隣里咸會王氏謂衆曰夫婦死同穴義也吾得從良人逝不亦可乎因撫棺大慟嘔血升許即仆地死衆爲歛之與夫連柩出葬送者數百人莫不洒泣

趙哇見大寧人年二十夫蕭氏通考作趙哇見妻蕭氏病劇謂哇兒曰汝

年少若之何對曰君幸自寬脫不獨生遂命匠製巨棺夫歿卽自經死家人同棺歛焉又有移剌氏同知湖州路事耶律忽都妻也夫歿割耳自誓既葬廬墓側悲號不食死

葛妙真宣城民家女九歲時聞日者言母年五十當死妙真悲
憂祝天誓不嫁齋素終身以延母壽果年至八十一乃卒 畏
兀氏三女家錢塘諸兄遠仕不歸母思之成疾三女共斷髮誓
不嫁以養母同力侍護四十餘年母以壽終

王氏燕京人張買奴妻也年十六買奴官錢塘病歿葬城西十
里外氏每旦披髮往奠伏墓大慟久而致疾服闋舅姑欲嫁之
氏泣曰父母命妾奉箕帚於張氏此足豈可復履他人門乎遂
築居三十年而卒

張義婦濟南鄒平人年十八歸里人李伍伍與從子零戊福寧
州未幾死戊所張獨家居養舅姑甚至父母舅姑病凡四到股
肉救不懈及死喪葬無遺禮既而嘆曰妾夫死數千里外妾不
能歸骨以葬者以舅姑父母在無所仰故也今不幸俱喪而去
骨終暴棄遠土妾在敢愛死乎乃臥積冰上誓曰天若許妾取
夫骨雖寒當不死踰月竟無恙鄉人異之相率贈錢大書其事
於衣以行行四十日至福寧見零問夫葬地則荆莽四塞不可
識張哀哭欲絕夫忽降於童言動無異生時且指示骨所在處
張如其言發得之持骨祝曰爾信妾夫邪入口當如冰雪黏如
膠已而果然官義之使零護喪還給錢以葬

丁氏新建鄭伯文妻也大德間伯文病將歿丁氏與訣曰妾得
侍巾櫛誓與偕老今君不幸疾若是臙有不諱妾當從但君父
母已老無他子婦侍養妾苟復自亡則君亦不瞑目妾且忍死
以奉其餘年伯文卒氏年二十七居喪哀毀倍常服既除父母
屢議奪嫁之氏每聞必慟哭曰妾所以不死者非苟生有他志
也與良人約將以事舅姑耳今舅姑在堂固無恙妾可棄去而

不信於良人乎遂止

白氏太原人夫慕釋氏教棄家爲僧白氏年二十服勤績緝以養姑夫一日還迫使他適白斷髮誓不從夫不能奪乃去姑年九十卒竭力營葬畫姑像禮之終身

王氏內黃趙美妻也至治元年美溺水死王氏誓守志舅姑念其少無子欲使更適氏曰婦義無再醮且舅姑在妾可棄去邪舅姑欲以族姪與繼婚氏拒不從迫之力氏知不免卽引繩自經死 李冬兒甄城丁從信妻也年二十六夫歿服闋父母呼歸問之曰汝年少居孀又無子何以自立吾當爲汝擇婿冬兒不從乃詣從信家欲縊墓樹上家人防之不果日暮還家夜二鼓更新衣自經死 李氏濱州惠高見妻也年二十六高兒歿父欲奪歸嫁之李不從自縊死

朱錦哥洛陽趙彬妻也天曆初西兵掠河南朱遇兵五人被執逼與亂朱拒曰我良家婦豈從汝賊邪兵怒捾曳並楚之朱度不能脫卽縊之曰汝幸釋我舍後井旁有瘞金當發以遺汝兵信之隨其行朱得近井卽抱三歲女踴身赴井死 王安哥偃師王氏女也足歲從父避兵卽山丁家洞兵入搜得之見安哥色美驅使出欲汚之不從投澗死

貴哥蒙古氏同知宣政院事羅五十三妻也天曆初夫以罪貶海南籍其家詔以貴哥賜近侍親率車騎至其家迎之貴哥度不免令婢僕具酒肴延於廳事如廐自經死

李智貞建寧浦城人父子明無子智貞七歲能讀書九歲母卒哀慟欲絕不茹葷者三年治女工供父甘旨鄉里稱爲孝女父嘗許爲鄭全妻未嫁從父客卻武有勢豪家聞其慧強求聘智

貞斷髮拒之且數自求死豪不能奪卒歸全事舅姑有道秦定
聞全歿智貞悲泣不食數日死

劉氏順寧臺叔齡妻也粗知書克修婦道一日地震屋壞壓叔
齡不能起家復失火叔齡母前救不得欲就焚叔齡望見呼曰
吾已不可得出當亟救吾母劉謂夫妹曰汝救汝母汝兄必死
吾不用復生矣卽自投火中火滅家人得二屍燼中猶手相握
不開朝論嘉其烈命錄付史館

蔡三玉龍溪陳端才妻也後至元間寇掠其里里媼集里中婦
女同舟避難寇追及三玉亟以水漬衣寇視三玉有姿色欲污
之三玉緝曰衣濕更求衣媼寇取衣自投水死寇曰媼者必躍
以長竿絡鉤俟其躍而舉之屍竟不起越三日其父應瑞舟次
上流屍遂逝流附父舟押之不去移舟過河而上屍從之上者
三父異甚視之則其女也收斂之

范妙元年二十一歸奉化江文鑄及門未合衽夫忽以癩疾卒
范曰我旣入江門卽江婦也遂居其家撫諸姪江森江道如也
子卒年九十五 有柳氏者剡郡人爲戶部主事趙野妻未婚
而野卒兄將奪其志柳曰業已字趙夫婦之義已定雖死豈有
他志哉後寢疾不肯服藥曰我年二十六而寡今已逾半百得
死此疾幸矣遂卒 寇州趙氏女名玉兒嘗許爲李氏婦未婚
夫死誓不嫁以養父母父母歿負土爲墳鄉里稱其節孝
姚氏餘姚人居山谷間夫出刈麥姚居家執爨母何氏往汲澗
水久不至俄聞覆水聲亟出視則虎躡其母以走姚倉卒往逐
之卽以手毆其脇隣人競執械以從虎乃置其母而去姚負歸
求藥療之奉養二十餘年始卒 有官勝娘者建寧人夫方寧

續列女傳 卷三十一
穉川勝娘饑之見一虎方攫其夫勝娘卽棄饑奮從逆擊之虎去勝娘負夫至中途而死

衣氏汴梁儒士孟志剛妻貧而無子夫死有司給以棺木衣給匠者曰可寬大其棺吾夫有遺書欲盡置其中匠者然之是夕氏具雞黍祭其夫家之所有悉散之隣里及同居王婦曰吾聞一馬不被兩鞍吾夫旣死與之同棺其穴可也遂自剄又有鈞州侯氏夫曹德死侯氏語人曰年少夫亡婦人之不幸欲守吾志而亂離如此其能免乎遂縊于墓側

張氏女高郵人至正中張士誠據高郵城亂賊知張女有姿艷叩其家索之將害其父母女不得已出拜賊賊挾之行女欣然從之過橋投水死 同郡高氏婦方攜女從夫出避亂度不免人道旁空舍脫金纏臂與女且語夫令疾行解足紗自經夫抵

儀真夜夢婦來告曰我已縊死彼舍矣

王氏大都惠士元妻至正十四年士元病革囑王氏曰我病必不起前妾所生子女善保護之待稍長從汝自嫁氏泣曰君何出此言妾義當死尚復有他說乎士元卒比葬氏遂居墓側以妾子置左右時其飲食寒煖歲餘妾子亦死乃哭曰無復望矣終喪親舊皆攜酒醴祭士元于墓祭畢衆欲行酒氏已經死於樹 有王氏者良鄉費隱妻也隱有疾囑氏曰我一子一女雖妾所生無異汝出我死汝其善撫之遂歿氏居喪撫其子女旣而子又死服除乃執女手曰汝已稍知人事管鑰在此汝自司之遂相抱痛哭是夜縊死園中 又瑞州李馬兒妻袁氏者年十九誓不更嫁里中挾勢謀娶之袁曰吾聞烈女不二夫寧死不從卽往夫墓哭縊于樹下

蕪氏真定武川妻也用疾蕪封股為粥以進疾即愈生子德政四歲而寡夫兄利其資欲嫁之不聽未幾夫兄舉家死惟餘三弱孫蕪取育之如已子及德政長事蕪至孝當蕪死時天大旱德政方掘地求水以供葬事忽二蛇躍出德政因默禱焉二蛇一東一北隨其地掘之果得泉人謂蕪氏孝義之報

張氏處州龍泉人夫湯輝以兵亂先移其家財入山若與母共守輝父以疾未行張歸任藥膳且以輿自隨既而賊至即命以輿載其舅而已遇賊賊以刀脅之曰從我則生否則死張掠髮整衣請受刃賊未忍殺張懼汚即奪其刃自刺死年二十七同邑有湯嬌者美姿容未嫁賊殺其父母以刃脅之嬌不勝悲咽乞早死因以頭觸刃賊怒斫殺之

禹淑靜字素清紹興吳守正妻至正十二年徙嘉興石門鎮嘗

從容謂守正曰方今羣盜蠶起萬一不測妾惟有死不使人汚

此身也是年夏盜掠石門淑靜倉皇攜入歲女登舟以避有盜數輩奔入其舟將犯之淑靖抱幼女投河死

袁氏孤女建康深水州人年十五母嚴氏孀居極貧病癱瘓臥牀者數年女事母至孝至正十二年兵火延其里隣婦強攜女出避火女泣曰我何忍舍母去遂入室抱母其焚死

童氏嚴州俞士淵妻也姑性嚴待之寡恩童氏柔順以事無少拂至正十三年賊陷威平官軍復之已乃縱兵剽掠至士淵家氏以身蔽姑衆欲汚之氏大罵不屈一卒以刀擊其左臂愈不屈又一卒斷其右臂馬猶不絕衆乃破其面而去

徐彩鸞字淑和浦城徐嗣源之女李景文妻也略通經史每誦文天祥六歌必為之感泣至正十五年青田賊寇浦城彩鸞從

續列女傳 卷三十九
父逃旁近山谷賊持刀欲害其父彩鸞前曰此吾父也寧殺我
賊含父而掠其女去拘之桂林橋彩鸞拾炭題詩壁間有惟有
桂林橋下水千年照見妾心清之句乃厲聲罵賊投水賊競出
之既而乘間復投水死

李氏汴梁人年二十餘有姿容適同邑丁尚賢至正十五年賊
至欲脅之氏怒曰吾家六世義門豈能從賊以辱身乎闔門三
百餘口俱被害

周婦毛氏松陽人美姿色至正十五年隨夫避亂麻鷺山中爲
賊所得迫之曰從我多與若金否則殺汝毛氏曰寧剖我心不
願汝金賊以刀磨其身毛氏因大詈曰碎爾賊汝碎則臭我碎
則否賊怒剝其腸而去年二十九

李順兒許州儒士李讓女性聰慧頗涉經傳年十八賊陷鈞州

通許昌父謂其母曰吾家以詩禮相傳此女必累我女聞之
泣曰父母可自逃難勿以女爲憂須臾於後園自經死

朱氏杭州黃仲起妻也至正十六年張士誠寇杭州其女臨安
奴倉皇言曰賊至矣我別母求一死也俄而賊驅諸婦至其家
且指朱氏母子曰爲我看守日暮我當至朱氏聞之懼受辱遂
與女俱縊死妾馮氏見之嘆曰我生何爲徒取辱耳亦自縊死
繼而仲起弟妻蔡氏抱幼子與乳母湯氏皆自縊于室

王氏博興人爲同里焦士廉妻至正十七年毛貴亂山東官軍
競出掠王氏被執給曰我家墓田有藏金可共取信之隨至墓
所氏哭曰我已得死所矣可於此殺我乃與妾杜氏皆遇害
有趙氏女者平陽人年二十未嫁寇亂趙被驅迫以行度不免
給賊曰吾取所藏金以遺汝賊信之遂還投于廁而死

陳淑真富州陳壁之女壁故儒者淑真七歲能誦詩鼓琴至正十八年陳友諒寇隆興淑真見隣嫗倉皇來告乃取琴坐牖下彈之曲終泣然曰吾絕絃于斯乎父母怪問之淑真曰城陷必遭辱不如早死明日賊至其居臨東湖遂溺焉水淺不得死賊抽矢脅之上岸淑真不從賊射殺之時同郡李宗願妻夏婉常亦儒家女與女匿居後圃中賊至挾其女共投井死

柴氏晉寧陳閏夫之繼室前妻遺一子尚幼柴鞠之如已出未幾柴氏有子閏夫病且死囑曰我家貧惟二幼子汝能撫其成立我死亦無憾至正十八年賊犯晉寧其長子被賊驅迫在圍中及官軍至怨家訴其爲賊法當誅柴引次子詣官泣曰往從惡者吾次子非長子也次子曰我之罪不可加於兄決獄者反疑次子非柴出訊之他囚得其情乃判曰婦執義不忘夫之言

子趨死能成母之志此天理人情之至也並釋之

呂孀婦陵州呂彥能姊也久居彥能家至正十八年賊犯陵州姊曰我喪夫二十年又無後不死何待苟辱身則辱吾弟矣赴井死彥能妻劉氏曰妾爲君家婦二十八年茲不幸逢亂離必不負君于是彥能二女及子婦王氏二孫女皆隨劉氏溺井一門死者七人

劉氏河南彰德人夫齊關應募爲子夫長戰死澤潞間劉貧無所依有強議婚者劉祥曰吾三月三日有心願償畢當從汝言是日徑往天寧寺登浮圖絕頂祝天曰妾本河南名家女遭世亂適湖南齊關爲妻今夫已死不敢失節遂投地而死也先忽都蒙古氏大寧路達魯花赤鐵木兒不花之妻以夫貴封雲中郡君夫坐事免官居大寧至正十八年紅巾賊至也先

忽都與妾玉蓮走尼寺中爲賊所得令與衆婦縫衣拒不肯賊
嚇以刃罵曰我達魯花赤妻也汝曹賊耳我不能爲針工以從
賊賊怒殺之玉蓮亦自縊死其子完者帖木兒年十四爲賊所
掠久之脫歸訪母屍并玉蓮葬焉

齊氏太原王履謙妻也治家嚴肅克守婦道至正十八年賊陷
太原齊氏與二婦蕭氏呂氏及二女避難于趙莊石巖賊至度
不免顧謂二女曰汝家五世同居號爲清白豈可虧節辱身長
女曰吾夫已死今爲未亡人得死爲幸呂氏曰吾爲中書左丞
之孫義不受辱齊氏大哭乃與二婦二女同投崖死

蕭氏濟南劉公翼妻也有姿容通書史至正十八年毛貴兵將
壓境豫與夫謀曰妾詩書家女誓以冰霜自將儻城陷被執悔
將何追妾以二子一女累君去作清白鬼於泉下夫曰事未至
何急如此居亡何城陷蕭解條自縊死

安正同磁州人平章政事祐孫女也嫁同郡王時至正十九年
時以叅知政事分省太原安從之任踰年賊陷太原衆皆走安
與其妾李氏同赴井死追贈梁國夫人諡莊潔

金氏詳定使明州徐程妻也京城既破謂其女曰汝父出捍城
我三品命婦汝儒家女又進士妻不可受辱遂同赴井死

潘妙圓山陰徐允讓妻也至正十九年與夫從舅避兵山谷間
舅被執夫泣救得脫賊遂殺其夫因欲強辱潘潘給之曰我夫
既死我從汝必矣若能焚吾夫庶可無憾賊信之聚薪以焚火
既熾潘且泣且訴遂投火死 又諸暨蔡氏者王琪妻也至正

二十二年張士誠陷諸暨蔡氏避之長寧鄉兵猝至有造紙鑊
方沸遂投其中而死

劉氏二女長曰貞年十九次曰孫年十七南昌人皆未許嫁陳友諒寇江西其母泣謂二女曰城或破置汝何所二女曰寧死不辱比城陷二女登樓相繼自縊婢鄭奴亦自縊

曹氏茶陵州人父德夫教授湖湘間有子同祖者有聲諸生中因以女妻焉至正二十年茶陵陷間婦女多被驅迫謂其夫及子曰是尚可全生乎我義不辱身以累汝願舅年老汝等善事之遂自剄死妾李氏驚抱持之不得亦引刀自剄絕而復蘇曰得從小君地下足矣是夕死

申氏冀寧李弘益妻也至正二十年賊陷冀寧申語其夫曰君當速去勿以我相累若賊入吾室必以妾故害及君矣言訖投井死弘益既免於難再娶安氏居二歲而弘益卒安時年三十泣謂諸親曰女子一適人終身不改不幸夫死雖生亦何益乃

竊入寢室膏沐薰裳自縊于柩側

羅妙安信州弋陽人幼聰慧能暗誦列女傳年二十歸同邑鄭琪琪家世宦族同居百餘口羅執婦道無間言琪以軍功擢沿山州判官至正二十年信州陷羅度弋陽去信近必不免於難輒取所佩刀淬礪令銛甚琪問何為對曰時事如此萬一遇難可為自全計已而兵至羅即自刎時年二十九

周烈女年十九未適人父如砥曾為紹興新昌典史至正二十年鄉民作亂如砥與女避于邑西之客僧嶺女為賊所執賊欲以為妻曰我周典史女也死即死豈能從汝賊怒殺之

徐氏天台狄恒妻也恒方沒徐當哀痛間至正二十年鄉民為亂避難牛圍山為賊所執驅迫以前徐曰吾渴甚欲求水一杯賊令自汲即投入井中時年十八

劉翠哥房山李仲義妻也至正二十年縣大饑平章劉哈刺不
花兵乏食執仲義欲烹之翠哥訴曰吾夫瘦小不足療饑吾聞
婦人肥黑者味美願就烹兵釋其夫而烹劉氏聞者哀之
柯節婦陳氏者長樂石梁人至正二十一年海賊劫石梁被執
婦且行且罵賊捶之挾以登舟罵不已忽振衣自投江中明日
屍逆流而上止石梁岸旁時盛暑屍已變其夫驗其背有黑子
乃大慟曰是吾妻也昇歸歛之

卜顏的斤蒙古氏宗王黑閭之女大都被兵謂其夫觀音奴曰
我乃國族且年少必不容於人豈惜一死以辱家國遂自縊時
張棟妻王氏語家人曰吾爲狀元妻義不可辱赴井死

李賽兒房山王士明妻也至正二十五年叛將竹貞軍至縣賽
兒及其女李家奴皆被執士明隨至軍軍怒逐之賽兒謂其女
曰汝父旣爲軍所逐吾與汝必不得脫與其受辱不若死女自
母先殺我賽兒卽以軍所遺鐮刀殺其女遂自殺

陶宗媛台州人儒士杜思綱妻也歸杜四載而夫亡矢志守節
台州被兵宗媛方居姑喪忍死護柩爲游軍所執迫脅之宗媛
曰我若畏死豈留此邪任汝殺我以從姑於地下遂遇害其姝
宗婉弟妻王淑亦皆赴水死

劉氏藍田人夫張訥爲監察御史早卒氏守志家居河東受兵
氏二子衡衍俱以事出外度不能自脫遂與二婦孫氏姚氏決
死盡發貲囊分給家人婦姑同縊焉 有華氏者大同張思孝
妻爲守將貊高兵所執以不受辱見殺其婦劉氏僵壓姑屍大
罵不已兵併殺之後家人殮其屍婦姑手猶相持不捨

劉氏順州人夫安志道及劉氏之弟明理並登進士第劉避兵

匿巖穴中軍至欲汚之此曰我弟與夫皆進士我豈受汝辱軍士以兵磨其體劉大罵不輟聲軍怒鈎斷其舌合糊而死

宋氏翰林直學士宋駿女世居大都夫王宗仁家永平路永平被兵宋從夫避鑄子山夫婦皆為軍所掠有窺宋色美欲害宗仁者宋顧謂夫曰我不以身累君遂攜一女投井死

趙氏大都宋謙妻也明兵破大都趙氏子婦溫氏高氏孫婦高氏徐氏皆有姿容合謀曰兵且至我等豈可辱身以苟全趙即自經死諸婦四人諸孫男女六人眾妾三人皆赴井死

冊曰女子適人猶臣事主若以節傳亦不幸處志或偶移百端無補婦女無識易以涅磨闡微表隱不厭繁多事懼且然鬚眉如何

續弘簡錄卷三十九終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四十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旌德四 補遺

鄭鼎	董成夫	侯彥直	布景龍	羅郭佐	毛鐸
張懷德	刁代	劉鶚	李純	董文彥	韓心淵 <small>附周宏</small>
王翕	高文鼎	梁會甫	賈往 <small>附張儀</small>	鄧可賢	張恒
張友明	<small>附游弘道</small> 王成平	陳元善	葉景仁 <small>附李鉉馬哈麻</small>	陳端孫	
羅良	張進九	趙觀光	潘伯脩	周誠德	王銓
劉良	楊椿	李棠卿	鄒世聞	劉受二	胡存道
陳謙	李清七	林夢正	夏璿	普元理	湯自愿
汪伯正	<small>附胡振祖</small> 江日新	許晉	劉元謨	楊居仁	脫脫
熊義山	張昇	周冕 <small>附劉通</small>	許則祖	舒泰	張遠

陳無吝 蕭生 黃復圭 黃翊 楊本巖于羅明遠

彭繼凱 蕭同善 陳新 趙資附完者都 馮文舉

向景仁 王繼志附東良會 劉以忠附潘炎 神保附高 傑列篋

邢飛翰 張仲仁 張名德 梅實 齊郁 也兒吉尼

鄧祖勝附趙元隆 張士謙 吳訥 驢兒達德 朱公選

孫德謙 蔡子英 葉蘭 陳有定上忠節 附孝義列女

鄭鼎澤州人官管軍萬戶憲宗征大理自六盤山經西番諸城抵雪山山徑盤曲舍騎徒步鼎常背負憲宗以行敵據扼險要鼎奮身力戰敵敗北師至金沙江波濤洶湧帝臨水傍危石立馬觀之鼎曰此非聖躬所宜親扶下馬帝嘉之俄圍大理晝夜急攻城陷擒其主帥還命鼎居後道經吐番全師而歸後與宋人戰于樊口舟覆溺死追封潞國公諡忠肅

董成夫未詳何處人素有謀略膂力絕倫以軍功累授宜慰使每出戰荷戈先登向無不捷世祖至元初命出鎮察罕腦兒地軍民畏服值西北叛王大舉內犯成夫奮勇陷陣沒於王事諡忠烈朝議錄其勳配食祖宗廟廷
侯彥直雅州人以驍果任為忠翊校尉副千戶至元間王虎寇州州人皆乘城守禦議分兵一路出城外為犄角勢彥直乃將兵數百人前進遇賊于名山縣力戰二日斬殺過當寇自州盡銳來攻彥直力疲援絕為賊所擒欲挾之去自刎死
布景龍一統志作景範新都人篤學有大志舉進士授芒部路益涼州同知時李頗驢來寇城中軍力單弱景龍招募壯勇為義兵拒之力戰終日互有殺傷因救援外絕射矢且盡知事不能濟乃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竟冒刃衝敵死

羅郭佐石城人以平海寇功授廉州路總管子震敦化州路總
管次子奇雷州路同知奇子元珪孫仕顯襲雷州路同知一門
祖孫父子兄弟皆先後死難粵人稱為羅五節云

毛鐸南昌人署富州學正時土賊李明道據州治欲脅為從事
鐸叱曰幸托孔聖之門詎敢偷生從逆遂延頸受戮 同郡祝
興可世業儒與寇吳娘子戰敗被執罵不輟口而死 樊復亦

儒士也寇攻北山與弟文仲姪用行率義兵拒之俱不勝死

張懷德貴州知州也成宗大德五年遣右丞劉深將兵由順元
征八百媳婦供億繁重人心惶惑士官宋隆濟激為變懷德募
民壯合官兵千餘與隆濟殊死戰寡不敵被擒蠻素服其名
欲降之慷慨不屈死 滇志作至元二十五年事
按正史非是今考正之

刁代元江路安撫使也有威望勇膽過人大德五年從征八百

媳婦有功擢總管時洞蛟為患蠻民苦之代挾利劍入洞頭之

水盡赤代與蛟並死居民始得耕播每歲於是日祀以太牢

劉鶚字楚奇永豐人仁宗皇慶間薦授揚州學錄積官江州總
管為政嚴明土寇不敢犯其境尋升嶺北道副使分兵討洞獠
贛寇數萬猝至鶚戰守力盡城陷被執不屈死

李純文宗天曆初為洛陽縣令時西寇方熾府官命其屬曰誰
能諭西土俾臣服者眾皆股慄純獨毅然曰為臣死忠義也食
焉而避難可乎即單騎捧詔西行與賊會新安賊帥揮戈而前
命其徒斬之純語未畢而斃

董文彥臨安通海人官威楚路知事天曆間中慶路鎮將敗狐
叛引兵攻威楚官吏皆亡匿文彥獨死守城陷賊欲降之叱曰
汝逆天殄民恨不殺汝乃從汝邪賊怒截其耳使啗之文彥嚼

肉血噴賊面遂被害

韓心淵武安人以文學徵入國子監任衡水縣尹以德化民蝗不入境後調真定縣尹會掃地王作亂心淵與子拒守數月繕樓櫓修器械晝夜不解甲防禦甚備居民賴之未幾賊益衆力不支城陷父子俱巷戰死有昌黎縣尹周宏者當土寇程思忠之亂宏率其民赴承平拒守城陷被執七日不食死

王翕宣城管軍百戶也順帝至正中長鎗軍瑣南班叛攻郡城將陷翕呼弟曰我世受國恩遇難當死顧老母在汝等宜出避語訖卽殺妻子焚其居自刎時中興元帥朵兒直班亦死之

高文鼎吉水人爲廣東元帥至正間三山寇攻廣城文鼎以義激將士力拒幾一年援兵不至城陷自殉舉家無一存者

邑進士解子元起兵保鄉里與義士羅啓南姜天祐皆戰死

梁曾甫南海泮浦人至正間授番禺沙灣巡檢及盜起曾甫以形勢立壘若流逋四歸盡散家財以餉士不足則質其田繼之鄉人賴以安堵賊遣使說之降曾甫斬以徇衆賊怒悉銳來攻曾甫遂遇害有烏石岩巡檢孔昞者宣聖五十六代孫也同起兵捕賊亦被殺

買住蒙古人官韶州路同知至正十三年椰寇攻韶州買住躍馬身先大破羣賊恢復樂昌諸縣尋督兵勦餘黨時已有疾衆勸之還厲聲曰大丈夫當以死報國今羣盜未滅安能高枕家中死見女子手邪竟戰死時經歷張鳳儀亦從買住以孤軍深入爲賊所殺其子萬里痛父仇復率兵力戰破賊獲賊首剖其腹劈肝祭父而生陷之尋補父官亦死于寇

鄧可賢乳源人慷慨好學椰寇攻乳源可賢率民置砦以忠孝

大義相勉且曰若不能守當急趨韶韶吾父母邦也乃遣子一源間道趨韶上方畧同知買住率兵破賊由是賊深恨之復合兵攻砦守兩月糧盡水竭可賢子弟七人皆被殺及砦破守民四百人無一降者郡人建祠祀之

張恒電白人官雷州千戶高京猺賊寇城勢猖獗諸將有怯志恒曰恒實專戎衛民忍偷生誤國乎遂披甲躍馬出與賊戰劍戟如林恒猶奮臂殲賊不休竟以無援死

張友明吳川人至正九年海寇犯合浦攻珠崖宜慰使檄化州路通判游弘道進兵會剿弘道以友明為義士命率師追寇于澄邁之石矜港時寇糧盡死戰友明為先鋒方酣戰時俄而海南番兵赴水走寇乘勝四合諸兵皆潰友明與弘道力戰死於山瓊山縣巡檢周仁者亦沒于陣

王成平海康人素驍勇西粵患猺亂調成平往禦常戴皮冠奮擊莫當其鋒軍中皆畏帽兒王至正間稱復侵雷州大恣焚掠成平疾趨歸雷奮騎馳斬數十人猺知為帽兒王大潰乘勝追殺餘賊賊暗發毒矢為其射殺軍民哀號塑其像於黑神祠陳元善龍溪人世以儒名家海隅逃兵作亂賊渠以元善素行孚鄉里欲先脅之為民望元善曰吾所畏者義不畏者死汝賊豈能久生邪與其妻郭氏及三子皆遇害雷燦進賢鄉貢士閩中亂燦起兵助王師亦死之

葉景仁字天德松溪人至正十二年為浦城縣尹閩中盜起奉檄往討政和西里寨勝之遂深入以援不繼為賊執斷其右膊死子雋聞信領家貲募壯士從間道入賊境殺賊首載父屍而還事聞授以官不就時有李鉉字伯鼎衛縣人官郢復副萬

戶分兵守延平與寨寇戰于政和泗州橋弗克死之馬哈麻
回鶻人爲政和尉亦率鄉兵拒戰被執瞋目罵賊賊怒剖其腹
腸出委地而死

陳端孫字伯都登武舉首選出鎮福清時陳有定勒兵侵州境
率衆拒之中流矢墜馬有定脅之使從端孫曰我家三世事元
今從汝反邪有定怒殺之其妻孫氏抱幼女投井死

羅良長汀人以散資募士捕殺漳山寇進兵解福州圍功爲閩
將第一又數從海道漕粟京師賜爵晉國公時陳有定主閩事
良貽之書曰足下向爲參政國之大臣克復汀州固其本職燕
只平章僚長也足下迫之郡邑之長朝命也足下竄之百司朝
廷之役也足下臣妾之足下所收復郡邑得其倉庫入爲家資
口言爲國心實爲身耳跬步之間真僞甚明不審足下將爲郭
子儀抑爲曹孟德邪有定大怒發兵攻漳境良迎戰馬岐山敗
績進圍漳城良堅守旬月死之

張進九莆田人世業農敦樸有至行至正十五年八都賊起進
九被縛使前誘衆降進九怒呼曰諸人速來殺此八都賊賊加
刀於頸命如已言卒不改竟被殺

趙觀光鄞人以郡博士得推擇試吏奉化州尋遷昌國方國珍
寇起昌國孤懸海中勢甚棘州守問計對曰州兵寡弱且不諳
水戰惟蘭秀二山居民悍勇善鬪素習海事若募以厚賞示以
重賞用之擒賊無難也守然其言卽以事委之引兵出海俄而
賊船猝至衆皆懦縮莫敢前獨觀光部兵與之奮戰至晚持短
兵相接矢石交下官軍與賊不可辨遂死之

潘伯修字省中黃巖人嘗三舉於鄉至春官輒不第遂隱居教

授以著書自娛爲詩文皆寓微意曰文章不關世教雖工無益也方國珍寇海上江浙參政朶兒只班總兵至將盡屠邊海之民伯修挺身率父老詣軍前力爭曰倡亂者國珍爾吾民無罪也乃得免國珍聞之怒遣人沉之于海

周誠德溫州平陽人父應焯以浙東帥府同知致仕至正十四年盜起闔括蔓延溫境浙東元帥檄誠德爲平陽州同知遂募義勇結民兵勦捕賊黨李師吳第五等境內以安第功遷樞密判官時方國珍從子明善據溫州屢侵平陽誠德率兵收之于香山又敗之于徐洋累官浙東道副都元帥明善深畏之乃賂遺摩下使狙伺於內以計誘執之誠德大罵不屈明善叱左右剝其皮誠德曰雖壘粉猶勝從爾活况剝皮乎既死猶屹立不仆有義士劉公寬團結鄉兵代復讐明善從間道脫去

王鈗字伯衡安仁人登進士歷溫州守及州陷鈗公服坐堂上寇至問何不去鈗曰方州大臣與城存亡去將何適吾負國托付死有餘辜但不可延累吾民吾當爲厲鬼以報寇不忍殺乃以言激怒引頸受刃死其女聞之亦抱子赴水以殉

劉良常州萬戶府知事也張士誠圍常州援兵不至遣其子毅賁蠟書浮江間道抵江浙求救未及還而城陷良不屈闔門赴水死者十餘人時武進縣尹劉溶當寇陷常州官軍潰散溶獨率民兵戰于葛橋南死

楊椿字子壽平江人以尙書試藝於有司屢屈而志不少挫張士誠攻平江有司籍民守陴署椿李司馬賓客佐其軍時所募皆少年良家子椿入幕之明日寇兵卽附城椿戎衣率其卒晝夜獨守一隅比明守臣皆遁去寇奪門入椿猶持弓矢督民伍

接戰遂死城下妻王氏披髮徒跣求於亂屍中不得見循河而慟忽其屍自水躍出因載以歸撫柩大慟三日而氣絕

李棠卿樂平人爲無錫州倉使時張士誠寇無錫棠卿抱印避草澤間士誠以倉印故購之急棠卿度不能脫遣人懷印問道納之行省尋被執誘以仕不降囚繫數日死獄中

鄒世聞字聞達登州黃縣人世襲管軍百戶戍海寧地瀕海電民多私鬻鹽而禁甚重有犯者例與管民官共理管民官欲竟法世聞曰民貧故耳卒不問民皆稱爲鄒父會張士誠陷浙西見有從逆者世聞每爲切齒後屏居峽石不食死

劉受二彭澤人以貢授池州府推官張士誠倡亂受二領兵戰于城西渡口收績還城固守城陷不屈死之

胡存道輟耕錄字師善諸暨州人由進士爲松江路儒學官市兵入城縱火大掠獨守學舍不去寇怒殺之廟得免於災死之

前一日題其壁曰啣命來分教臨危要致身但圖存聖像不媿作儒臣郡人祀之先賢堂 有金壇者簡者爲江浙檢校官平

章慶童領兵復松江簡爲參謀兵敗爲苗兵所擒火烙死

陳謙字子平平江人潛心皇極之學尤精於易嘗一應鄉貢既入院門卒有解儒士衣索挾書者嘆曰是豈士所以致身之道邪遂趨出不就試少多病其親憂之後每讀至父母惟其疾之憂則必廢書而泣兄訓嘗爲江浙行省撫磨謁告還吳適苗寇薄城急俄聞城陷訓即與謙訣曰吾雖位卑嘗爲主臣義不可辱弟處土耳其宜往避語訖即拔刀自刺家人抱止之亂兵入脇使拜不屈遂刃其胸謙翼蔽之乞以身代衆掖之門外復求入見其兄已殪伏屍號慟併見殺悉投於河門弟子得其屍於篠

橋下兄弟猶相倚立水中若抱持然求其所著書皆散失獨得周易解詁二卷古體詩二十四篇

李清七蘄水人與弟清八俱英邁剛果謹禮好義徐壽輝據蘄邑爲都鄉人有材識者皆妄授官爵清七兄弟以爲恥壽輝及門梓之匿不出及索致之兄弟歷陳大義辭色俱厲並見殺至今耆老指其地曰此李清七兄弟死所也

林夢正字古泉台州太平人以遺逸舉爲溧陽儒學教授蘄黃賊寇溧陽獲其魁張姓者乃世職千戶也夢正叱之曰爾父祖世受國恩而爾忍爲逆邪旣而寇勢轉盛竟奪張去今日有生得林教授者受上賞夢正匿他處搜得之張曰前日罵我者非子邪曰然張曰降則俾爾爲元帥夢正曰爾僞也我何爲降之再三終不得縛於樹不解衣冠而殺之

夏璿字希政湘陰人博學篤行以氣節自負領鄉薦歷湖廣行省都事衣布茹素以爲常至正十二年蘄黃兵變屢爲亂確所脇憤懣自經遺書武昌惟勉妻子以忠節語不及私

普元理其先高昌人後徙公安至正壬辰進士歷僉江南湖北廉訪司事時所治郡邑皆陷遂詣湘憲假分司印徵兵屬郡未幾授嶺南參政兵潰一門盡節死

湯自願字伯恭餘干人徐壽輝遣將項普畧陷饒州所至殺掠自願起兵禦之未幾州陷挾諸弟姪走港西結連臨川諸義士爲保障其弟姪皆有膂力每戰必克聲大振時號湯軍集兵復州治三日戰敗自願遭擒送饒州普畧欲其降不屈死

汪伯正字以德樂平人少通春秋大義尚名節授婺源州判官僞將項普畧陷饒信伯正引兵自五嶺與平章三旦入平南兵

合勦之平南兵多北人不便險阻爲賊所邀三日入僅以身免
賊乘勝長驅入州伯正力戰死初鄱陽胡振祖獨樹義旗糾鄉
民自保江口三日入授爲浮梁州同知率兵轉戰遇歙寇汪童
衆數萬乃營大游山拒之累戰不利馬蹶被擒死
江日新歙人斬黃賊陷郡日新與其弟倡義舉兵選武勇者將
之又推紳衿素有忠義人所信從者協主其事富商大族咸樂
有依賴爭出粟帛牛酒資軍給相持兼旬寇來益衆兄弟迭出
戰力竭皆死同郡程擇時爲武昌路學正斬黃寇至以府檄起
義兵固守城陷死之

許晉字德綿江陰州大姓也有武畧善格鬪仲子如璋亦英勇
斬賊陷江陰晉與如璋謀曰烏合之衆敗亡可待我族我里何
忍坐累乃潛結少年輩資以飲食俾護鄰井賊黨四抄掠則誘
使深入悉殪而埋之尋聞官軍駐近郊陰遣人約爲內應會斬
東宣慰元帥統兵入城晉率所募應之與賊戰城北賊自他所
來倚其後如璋與家僮往救手刃數人破圍入偕父力戰死鄉
人得其屍歛葬之表所居曰忠孝里

劉元謨弋陽知州也斬寇兵逼州力拒之凡十九日衆皆欲其
降元謨大聲曰吾雖死當殺此賊城陷罵賊而死同時玉山監
縣壽安貴溪尉張良材亦死于難

楊居仁初仕開化縣尹饒兵陷縣治謂其下曰我守土臣也城
亡與亡義不可去若輩宜自爲計衆皆故居仁獨衣冠坐堂上
賊至執之大罵被殺

脫脫同知萍鄉州事斬黃寇起脫脫以勢必蔓延糾鄉勇集義
兵勤加訓練預備守禦之計及賊壓境悉力拒戰萍鄉一孤城

師寡援絕賊環攻益急城陷死之

熊義山岳州安鄉人累官萬戶徐壽輝遣將倪文俊至執縣尹張繼和去義山保障黃山一縣獲安越二年文俊襲執之逼使降義山罵不絕口文俊大怒剖其腹

張昇建陽人

志作順昌

少穎悟年十二除正字積官江西儒學提舉

陳友諒據江西追取諸司印昇獨不從投其印於井不食死有鄧椿者吉水人臨江府吏也城陷亦投江死

周冕字時中廬陵人由文學宰廉山賀州洞寇周滿反官兵擊之輒敗滿曰得周縣尹來始降冕往寇望見卽羅拜後辭職家居江西盜起監郡納速刺丁起冕及前松江同知劉通共領兵次龍湖寇至衆曰姑少退冕不可遂死戰與通俱遇害

許則祖字則天樂平人好俠遊習武事嘗自負曰大丈夫當死國難至正間亂兵四起則祖倡義恢復德興縣屢戰皆捷爲賊所憚計誘百端卒不獲一日鬪于里之小坑坡自旦至暮乘勝追殺深入賊巢馬陷淖泥中死

舒泰奉新人至元初進士任分宜縣丞辨冤獄却虎患異政纍纍可紀寇起渠帥知其爲民望欲要致之不得後舉義衆破寇兵爲隣境劇賊所乘泰被執瞋目怒罵遂遇害

張遠永豐人世以貲自雄盜起沔陽所過剽掠遠欲保護鄉里以大義激厲郡人合兵禦寇謀泄盜襲殺之時清江劉天祐亦結好義者謀誅賊及被賊執罵賊而死

陳無吝永豐人素有文名叛將慕其才強之從已使參軍事無吝不肯固請之乃曰相從可矣乞與我紙筆乃大書一詩與寇極其詆詈寇怒拔其舌劊其腹含糊罵不絕口

蕭生字葵翁吉水人初爲建州學正寇亂家居參政金子仁辟爲參謀僞漢陷廬陵子仁遁去生嘆曰有城不守非忠也遇敵弗戰非勇也謀人軍而不死何面目見天下士乎卽投學中井不死爭出之三日不食爲書付家屬并書之衣帶曰男子之貞猶女之烈一有玷焉萬善難雪仍自投井中

黃復圭字均端安仁人少博學以詩鳴於時後身陷賊庭爲詩寫志賊怒將刃其腹圭曰腹可剖赤心不可剖賊引錐欲刺其心圭曰心可滅吾心之正氣不可滅也賊寸磔之

黃翊字孟翔新建人辟掾廬陵郡安城土豪橫殺人有司莫敢逮翊請行豪樹柵自固翊命拔去惡少年數十輩譁而出翊叱曰汝主自殺人何與爾事顧甘同滅族卽挺身呼而入豪知勢或出求解且誘以重賂翊佯諾之與俱來真詣法僞漢陷江西將及郡郡二千石以下皆散走翊獨止孔子廟堂盜獲之知爲府掾強之使奉行文書翊曰我死卽死其能官於賊邪盜怒反接於樹歷一日意必自悔抽刀礪其頸翊大罵甚於初賊乃砍其首而去

楊本巖廬陵人有文武材初爲白鹿書院山長遷廬陵主簿往捕東固盜所向披靡本巖欲窮其巢穴乘勢深入盜計威力鬪死之子節聞父陷奮勇突前賊圍之數重不得脫亦死

羅明遠廬陵人陳友諒陷吉安官吏潰散明遠獨率敢死士三百餘大呼巷戰城東殺寇數百人餘衆悉遁恢復郡城以負重傷死於陣同邑羅次炳亦倡義被寇擒極慘酷死

彭繼凱分宜人僞漢歐普祥陷袁州繼凱募義旅迎戰大敗之適安福義士袁明東引兵來會并力克復袁城乃下令禁殺掠

修城池繕甲兵弔死恤孤民賴稍安遣人詣贛迎舊守寶童歸

寶童嫉其功令刺客殺之城中驚擾義士潰散

石初集作志凱

蕭同善萬安人以安慶路經歷攝縣事龍泉彭時中寇縣治同善集義士守禦城賴以存後復來攻同善督衆力戰被執賊脅其跪同善曰我命官也何爲跪賊裂其喉而死有彭敬叔初爲河北僉憲致仕歸道遇亂兵執之使拜亦不屈死

陳新泰和人初任新淦州判官既歸省監州達正道聞其賢辟守州之東境時援少食盡堅守不去未幾被執解佩刀自刎時新淦守臣孔會心亦赴水死

趙資四川行省參政也與右丞相完者都平章朗革歹同守嘉定明玉珍遣部將萬勝來攻二帥先遁惟資退守大佛寺勝使陳夜眼緣嘉定城以入執資妻子於江岸招之資曰癡婦不死

何爲汝不見平章婦乎平章婦者朗革歹妻也城陷時赴水死語畢以強弩射殺

其妻復欲射其子爲衆所擁不得射已而大佛陷資亦遁與完者都朗革歹三人會于龍州集義旅謀興復爲遊兵執至重慶王珍欲官之館于治平寺使人諭意再三資曰國破家亡祈一速死王珍猶欲生之穢傳趙參政義兵將至三人同斬于市蜀人謂之三忠立祠祀焉

馬文舉成都什邡人初舉鄉試授漢川州學正會達魯花赤譙察佐以一手致觴文舉耻不受隱去次科成進士授雲南儒學正提舉明玉珍攻雲南文舉謂妻馬氏曰我元進士蒙恩厚今天運至此有死無二汝光州馬中丞孫女也其從之乎氏曰夫旣義亡妾生何益乃焚香北叩相對縊於學宮時副提舉燹理翰聞之憮然曰吾其可獨生乎亦整衣冠自經

向景仁施州人父紹榮名集鄉民守禦本州城池大將劉應寶
奏署元帥府事明玉珍據重慶屢遣人招紹榮許以官爵不應
及遣將來攻城紹榮敗之時副元帥譚登單川隆密受僞命以
城降紹榮遁入蠻中景仁與弟庭芳收餘兵從征湘漢有功庭
芳授夔州路總管隨征新建戰死景仁并領其衆守鐵案城僞
丞相戴壽來攻城陷不屈死

王繼志初爲四川行省郎中以政最聞遷廉訪副使至正十九
年劉福通遣將李喜喜自秦入蜀繼志帥兵與戰方眉被仇賊
素知其賢以禮厚遇之欲仍其官繼志閉門數日不食死時肇
昌路總管東良曾駐師商州慨然曰吾職守在此豈可臨難苟
免遂身先陷陣而歿及寇焚遼陽懿州總管呂震亦死之

劉以忠字恕夫湯陰人劉福通侵河北以忠避地林縣鹿嶺山

羣盜襲得之欲推爲主擁坐盤石上衆卒羅拜於前以忠曰我

書生也不能爲國討賊反附之手遂以頭觸石血流滿面賊度
其志終不改刺殺之有扶溝進士潘炎者賊素重其名將碎爲
學士炎叱曰我豈從賊者當賊觸柱而死

神保北庭人爲林州達魯花赤劉福通兵陷林州神保與民避
守蟻尖寨事急懷其所授白麻投崖死時林州圍練萬戶高傳
磁州人也赴調至中途遇盜亦戰死

僕列篋字世德回鶻人與兄弟哲篤玉立直堅善著五人俱登
進士第方伯表之曰五桂坊列篋由翰林出監海潮州有惠政
罷歸民留之不得至正間紅巾亂藩臣檄掌東門之管既奉命
往別道士陳白雲曰予世爲忠臣兵事不可測誓不辱國辱先
請以身後爲託歸具牲酒酬祖墓屬妻孥曰城倘不守爾等當

卽赴池井勿汚賊城陷列箠投井死妻妾子女從者十一人明日道士乃浚井竭池求其屍具棺以葬

邢飛翰霍州人性剛介以薦爲內御史伯顏專政飛翰面斥其非竊議佛家驢姦邪復廷劾之以不容於時宰出爲兩淮鹽運同知致仕至正末兵亂被執不屈而死

張仲仁涇州人讀書尚氣節流寓泗州以賈魯名歸諭安豐死之子順禮繼往諭安豐亦死焉世稱父子完節 安頓樂安人官禮部員外郎奉詔招安陳友諒不從領大馬遇害

張名德淄川人爲般陽路總管時天下州縣喪亂過半名德日訓練其下無少怠嘗曰此地稍安以河爲之障賊兵卒不能來今朝廷奏兵事者多留中不省萬一賊衆北渡防禦稍疎吾輩死無地矣爾等歲糜廩粟當各存忠義要使頭頸吃一刀以報國未幾劉福通果遣將毛貴引兵攻山東連破膠萊益都鋒銳

無敵名德力戰死焉時膠萊守臣釋家訥簽書樞密院監脫歡陵川縣尹張輔臺幕張祖信皆死於毛貴之亂

梅實宣城人世治春秋爲集慶路總管府照磨明兵圍集慶乏援乃謂友李端曰事急矣當以死殉國毋令後人謂我不明君臣之義城陷關門自經 有三原縣尹朱春當明兵克城時春謂其妻曰吾誓以死報國妻曰君旣盡忠妾豈不能盡節命置酒行數巡相與挽手出署後同投崖谷死

齊郁博興人官山東僉事分守益都明兵至諸路望風迎附郁與宣慰副使于德文總管胡濟知行樞密院張俊協力防守食盡衆潰並相約具公服自縊俊妻子亦自投井中

也兒吉尼字尙文唐兀氏累官廣西行省平章初紅巾賊入湘

南嶺表震動乃議繕城池扼險要令捐俸於官貿易海鹽積以歲月息倍至萬經制之費皆出於此四年而克終民忘其勞也見吉尼善結衆心一時驍將材士多歸之故保有境土二十餘年明兵取廣西也見吉尼堅壁不下後城被執送京師不屈死時有陳瑜劉永錫曾尚賓在其部下皆全家自殺

鄧祖勝以右丞守永州明兵圍其城屢戰屢屈城中食盡或勸暫投他郡以圖後効祖勝慨然曰吾受封疆之寄保豎南邦才力謏薄不能禦難以至此有何面目復視息人間分當効死報國寧貪生以負在三之義邪諸君可速爲計遂抽刃自殺都事趙元隆者典安奇士也素尚氣節嘗讀書至士爲知己者死拊几嘆曰烈士當如此矣聞永州破祖勝自殺乃私語同官曰昔與鄧侯同事長荷知遇所以不卽死者期効尺寸以報今鄧侯死矣尚可獨生乎卽引劍自決

張士謙樂安人由南臺御史出知婺源州事明兵至拒守五十餘日城陷被執先戮其妻仍加刃於頸脅之士謙曰吾爲國忠臣豈愛身邪至死罵詈不絕時婺源州守臣僧住廉訪使楊惠宣城百戶張文貴亦皆自殺

吳訥字克敏休寧人少學兵法習騎射盜起徽州待制鄭玉薦其才授建德路判官明兵臨郡隨元帥阿魯輝退屯浙西札溪源見一龍爪石偶題一聯云怪石有痕龍已去落花無主鳥空啼巡邏至界首白際嶺戰敗引刀自刎年僅二十七識者謂其詩讖云有吳萬戶詩集五卷

驢兒達德爲雲南行省右丞鎮帥達里麻兵敗梁王聞之卽同母嘉僖妻忽的斤等百餘人乘舟趨昆明池謂驢兒達德曰我

宗室子無降理命取藥仰之死妻子皆從之驢兒達德既進毒於王號慟自殺一時從死者幾二百人

朱公選字克用樂平人累官憲副明兵逼京師元主集三宮議避兵北行宦者趙伯顏不花慟哭諫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當以死守奈何棄之不聽夜半開門北遁公選以疏留弗獲乃匍匐送帝出國門歸而自盡

孫德謙睢州人歷大同行省平章大都既陷元主北奔謙猶恪守臣節明兵圍大同謙嬰城固守自知力不支乃手書自決作詩數章詞義激烈絕城死手書猶有人傳者

蔡子英河南永寧人舉進士累辟參軍元亡子英單騎走關中入南山爲人賃春捕得之械送京授以官不受退而上書謂臣之事若猶女之適人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事君之道一食其

故于英曰思舊主爾敕有司送之出塞追故元王手和林

葉蘭字楚庭鄱陽人任太常禮儀院奉禮明初周伯琦應召入金陵蘭贈以詩云覓得神鰲休便休不須重上釣魚舟回頭更

向溪山望明月蘆花別是秋後伯琦以其名薦蘭曰吾世爲元臣義不可仕赴河石橋水死

史料載伯琦子中西城人官江西都事明初以幣聘之即仲藥死

陳有定字安國福清人少孤病頭瘡走汀之清流傭於富室羅氏入山與羣兒樵常設隊伍爲戲羅奇之將納爲婿羅媼不悅曰頭病郎是女邪一日醉臥隣舍門其家夢虎踞門得有定大喜竟媾之俾習商販善敗大困克明溪驛卒至正十二年盜起有司募民爲兵有定以材勇授黃土寨巡簡討平延建諸山賊遷清流令陳友諒遣將攻汀州行省授有定本路總管拒之戰

黃土寨盡獲其部將累功遷行省平章不奉朝命陰據福興泉漳汀潮延建諸地二十七年明兵由海道取福州有定遣將謝英輔鄧益以衆守福州而自率精銳守延平明兵入福州益拒戰被殺參政尹克仁赴水死行宣政院使朶耳麻下獄死遣人來諭降有定殺使者取血和酒甕中盟諸將飲之亡何明兵至來水有定戰不利被圍急召英輔與訣曰公等善爲計吾自死元爾按劍仰藥英輔與達魯花赤白哈麻亦具服北向自經明兵昇有定屍出值大雷雨復蘊其子宗海自將樂來就死並俘至京問曰元亡若爲誰守能降仍爾官不則伏劍馬火聲有定曰不降願伏馬父子并見殺其末節蓋始終爲元云

冊曰紀載舊文意本勸戒况屬大節尤嫌漏挂旁搜幽隱

揚芳昭彩心本一忠事或異派維持名義千秋不敗

田喜保州清苑人金貞祐元年保州陷盡驅居民出喜及其父彥與焉是夕下令先殺老者刃將及其父喜潛往伏其父於下以身覆之兩手俛據地延頸待刃喜項腦中兩刃死夜半復蘊後令再下無老幼盡殺時喜亦以藝被選行次安肅聞父死遂歸求父尸得之負以涉河水傷脛至血出發母家谷窆焉後有

繆倫字叔疑當進兵亂就其父將殺之倫哀號乞免弗聽願二

傾家資贖父命又弗聽乃自縛請以身代賊殺之而釋其父

祖浩然字養吾建寧人世儒家世祖至元中盜黃華起政和朝廷命將往討回軍經浦城掠其母全氏而北時浩然方六歲獨與父居者二十八年後爲三山書院山長或告以母在河南而不能名其處浩然棄職辭父抵河南每舍逆旅行途間聞操南音者必就與語久之知全氏已輟轉歸汝鄧間浩然遂回汝州徧訪之或有言在別蓋山者益喜怵走三百餘里其母果在奉

以歸聞者莫不歌詩美之往往舉朱壽昌事爲比

陳斗龍字南仲家杭之昌化縣父澤民嘗從葉探學葉學李方子李學朱熹得理學正脈至正間盜起婺源州澤民挈妻子避深險處忽病劇不起母盛氏尋亦卒斗龍才十三處喪廬墓極哀已娶妻有盛冲者告之曰若母王產若未一歲歸錢塘聞其家在清湖中斗龍大驚卽日與婦決具裝行曰必與母俱歸先是澤民妻無子以幣如錢塘求宜子者得王清湖生斗龍期滿遂去斗龍至清湖逢白髮媪告曰若母歸無幾時已往江東斗龍卽入江東往來數郡間踰六年一夕舍永豐之逆旅旅人怪其數過問焉告之故其人驚曰吾主人小婦王自言家清湖乃走告良久老婦人哭出斗龍哭前拜母奉之歸會徽盜逸出昌化境斗龍爲廬百丈山身自負母歸擁後逢盜數百人斗龍置

母稽首曰余幼失母行求六年得母歸求百口卽相遭於此者夫婦死誰當養母者盜咨嗟去後作百丈谿書院祠朱李葉三君子侑以澤民延師教里子弟學又捐地五百畝爲義山以掩鄉之不能葬者善事頗多然其意不欲人知也

胡景清龍溪人元兵下漳南景清甫五歲隨父母逃難倉卒夫母及長知學每念母輒涕下不食乃辭父尋母抵幽薊燕市遇其叔胡巨川知母已之燕而未識其處踰年始得之蓋母子不相見者四十年矣事聞詔旌之仍給驛以歸 同邑有顏應祐者母許氏先以患難遷徙失所之母子不相聞者二十六年應祐訪求不得嘗悲號流涕一日得書知在滇南卽往求之果得母遠迎以歸士君子咸歌詩以嘉其孝

趙應祥廬陵人年十四其父行賈不還從父從北來知父已死

卽辭母往求聞都下有會老者與父善走數千里詢之知父殯濱州墓冢纍纍不可辨應祥行哭七日解髮繫馬鞍祝曰隨馬所之過吾父墳者當髮解鞍墮既經一墳髮解鞍墮移之棺上具有父姓名遂脫已衣裹其骨負之以歸

周古象蘄水人元初被兵掠至蘄贅蒙古氏既生子未嘗喜笑妻詢其故曰有母在欲得歸省妻許之且囑曰母在當奉養勿以妾故復來及歸母尚無恙古象奉母盡孝母歿廬墓妻亦終身不嫁淮西僉憲韓克莊為立孝里門

夏承慶字章甫定海人大德中侍父文德轉粟京師舟抵海洋鎮盤載喧呼文德顛仆溺水承慶震駭沒入洪濤承父出波面柁工提戟鈎其衣父賴不死承慶力不支竟沉於海其後諸弟傷之居同室食同爨至正十三年表曰孝義之門

唐韋明州人父復

許乃叩頭流血欲自經吏哀之脫父桎梏之抵越州遇避挽轅袂哭曰兄為冢子宗祀所托不可死弟請代兄行轅不轍曰兄訥於言此行必不免弟往有計可生幸無苦奪其械加已手吏亦從之抵京繫獄旬日有代白其冤者竟得歸

朱良吉常熟人母年六十餘病將死良吉沐浴禱天以刀剖取心肉一臠煮粥飲母病愈良吉心痛就榻不可起一夕忽有異僧過其家為納其心以桑白皮線縫合未及期月亦愈

過家一海鹽人早喪父獨與母居張士誠畧地至海上宗一負母逃與寇遇欲殺之以身蔽母中數槍賊舍之去既返益困備以給食母卒六年不克葬寢苦服衰蔬食不變語輒泣下白燕巢其室東西相向及葬燕不復至 同程潘應定儒中名宿也

續通志卷四十一
素以孝稱於鄉母喪廬墓哀號無間廬前感有桂花異色白鶴
來翔之瑞左丞周伯琦特書雙禎二字揭於墓

廖人俊寧都人七歲時父死亂兵母亦被擄去獨與祖母居處
既長誓求父骨得於叢塚間又聞母在滄州往尋之至則母已
死欲負骨歸葬異父弟不肯遂刻遺像而還與父合葬 有山
陰陳福年十歲母患病每夕禱於後庭到股療母股割而母已
死鄉人呼曰孝童郡人楊維禎爲作孝童歌

袁清吉廣州人少有至性有甥黎某素不逞過門不下馬其兄
祥吉遇之責曰爾母見在吾家何佑而無禮黎慙之適土寇王
賊構亂黎倡言曰里人無不服將軍者獨袁祥吉不服不殺之
無以號衆城信之執祥吉將加刑清吉詣營哀告曰願以身代

望留兄養母撫幼姪城竟殺清吉以示衆

許敬觀明州衛兵也事母至孝一日拉寸兵獲舟販鹽至郡江
北渡忽暴風震電霹靂掣舟人上泥塗衆皆震死時敬觀昏絕
默念我死母將誰依若有人援之去死所三丈許而遇雷火燎
髮如脫人以爲孝行之報

沈右字仲說姑蘓人四十無子妻鄒氏候其他適爲置美妾及
歸命出拜詢其鄉貫再三乃泣曰妾范復初女也父喪家貧老
母見溺於此右惻然因囑妻曰此吳中名士女吾故人之息豈
可爲妾邪卽訪其母擇壻備奩具嫁之

秦君昭維揚人少年游京師其友鄧載酒祖餞旣而昇一殊色
小鬟至前曰此吾爲主事某所買妾幸君便航可附秦弗敢諾
鄧作色曰縱君得之亦不過二千五百緡耳何峻辭乃爾秦勉
從命至臨清天漸暄夜多蚊蚋乃納之帳中同寢直抵都下持

書往見主事問曰足下與家眷來邪曰無有主事意不悅隨以小車取歸踰三日謁謝曰足下長者也相與盡歡而散

顧德玉字潤之樵李人幼從新昌俞長孺學長孺無子嘗語人曰吾昔寢疾潤之侍湯藥情若父子醫為感動弗忍受金今我行且老必託之以死既病革趨舟往進次尹山卒明日乃至樵李德玉奉其屍歛於家衰經就位而哭或以為非禮德玉曰吾聞師哭諸寢生服其訓死而委諸草莽有心人者弗為也

王一山杭州儒家子居吳山第一樓屬邑有一巨室與之友後以罪逃匿憲使怒揭示大達匿者罪連坐首捕者賞萬緡一山隱友於密室期月不發隣家察知圖給賞告於官併逮繫憲使詰之曰汝見示罪賞奚不就利避害一山曰友朋顛連來奔乘危以售則名教中所不容某誠弗忍連坐甘心使慄然

大義卷四十一
執蒙索巨室

言遂破殺

顧仲庸泰州人以財雉一鄉素好義有古俠士風與保定張文友交文友為縣尹秩滿僑居江陰暴卒時仲庸留京師友人以計告仲庸戒勿泄友詢其故曰文友賢而貧在大品選人中吾將與其子為地即入狀中書言文友病願致仕既領宣命數月又代文友子告廕尋注常州晉陵尉就近養母其家悉無所知仲庸南歸遣人奉宣敕以授其子聞者驚嘆

葉公政字克明淮陰人以浙西幕史奉檄轉餉鄂關時丹陽富民束子章先與是役會飲於蘄志相合即以兄事公政未幾子章起赴汴泣別曰弟今濟大江涉重地兄言行篤信願以貲囊相託公政謹藏之越兩月其友朱君讓來謁曰子章不幸入蓮臺湖遇盜死昔寄囊中有我物在敢請之公政不與君讓疑其

匪為已有啣之去明年還丹陽至東朱二氏照原題封歸之凡
金銀七百兩珠八千枚江陰王逢詩曰斷春肥羊采石酒君為
玉昆我金友夜談接膝書握手乾坤意
氣同高厚霜風吹薦客衣薄濕雲鷓鴣飛漠漠蓬牕簾照囊
橐嗟君遠行感君託蓮臺湖深浪拍銀鷓鴣杜若傷心神天生
禍亂有今日誰謂交遊無故人葉郎還金何媿賣馬鈞

冊曰孝友信義賦予所同人孰可逃不竭厥躬博徵載籍
補葺編中庶興觀感以挽頽風

安康夫人朱氏安定夫人陳氏皆故宋宮人也至元十三年春
伯顏入臨安宋謝全兩太后以下皆赴北五月抵上都至十二
日夜二夫人與二小姬並整衣焚香自縊死朱夫人遺四言一
篇於衣巾云既已辱國幸免辱身世食宋祿羞為北臣妾節之
死守於一貞忠臣義士期以自新明日奏聞世祖命斷其首懸
之全后寓所赴北時有昭儀王清惠字冲華者題滿江紅一闕
於驛云太液芙蓉帶不足舊時顏色曾記得春風

雨露上樓金闕名蒸閣管妃后裏暈潮通險君玉佩忽一初盛
鼓揚天來繁華歌龍虎散風雲滅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百二
淚沾襟血驛館夜驚塵上夢宮車晚寒離山
月願嫦娥相顧肯從容隨圓缺後為女道士

馬氏參知政事楊居寬繼室錢塘民家女也至元十四年桑哥
誣居寬死沒入其帑以馬氏賜衛士氏託狂疾叫呼遺糞溺不
可近竟免侵迫楊氏陰贖之歸遂削髮廬墓以死自誓後桑哥
敗事得昭雪氏以無子乞歸錢塘日紡績給食凡十餘年大德
七年乳生瘍或曰當迎醫不爾且危氏曰吾寡婦也豈可令男
子見竟死元明善為之傳

程鵬舉妻某氏宋季鵬舉被俘於興元張萬戶家為奴張以所
獲宦家女妻之既婚三日竊謂曰觀君才貌非久在人後者何
不為去計夫疑其試已也訴於張張箠之越三日復告曰君若
去必可成名否則終為人奴耳夫又訴於張張命出之妻臨行

以所穿繡屨一易程一履泣日期執此相見程感悟逸去至元
初積官陝西參政自與妻別已三十餘年遣使攜鞵履往與元
求之知己乞身為尼使者至菴中以曝衣為由故遺鞵履在地
尼見之詢所從來曰昔主程參政使尋其偶耳尼出鞵履示之
合亟拜曰主母也尼曰鞵履復全吾願畢矣歸見程相公與夫
人為道致意告以參政未嘗娶終不出程檄與元路官具車輿
送至陝西重為夫婦

沈氏吳興人夫為軍士所害沈有姝色畧置快船上溪流迅急
乘間投水中船去疾意其已沒不及顧適張榜舟過見婦人衣
漾水上引救之易衣置後艙內其下諷之曰吾張君今貴人汝
能侍之且得幸沈謝曰幸諸君見憐然彼時見吾夫被創甚吾
心已許之恨不及生時使之見也且貴人安用大節婦哉夜二

鼓視旁有竹箸即取一納口中面力觸舟箸入喉以死

戴復古妻江右富家女復古流寓武寧富家翁愛其才以女妻
之居二年忽欲歸妻問故告以曾娶白之父父怒妻宛曲解釋
盡以奩具贈之并餞以詞云惜多才憐薄命無計可留汝揉碎
花箋忍寫斷腸句道旁楊柳依依千絲萬縷抵不住一分愁緒
捉月盟言不是夢中語後回君若重來不相忘處把杯酒澆奴
墳土夫既別遂赴水死

韓希孟魏公五世孫襄陽賈尚書之子瓊之婦岳州破時韓為
游卒所掠獻于將韓年甫十八自知必不免乃作五言長句曰
宋末有天下堅正臣禮乘開國百戰功每陣惟雄整及侍周幼
主臣心常炯炯帝曰卿北伐由戎今有警死狗莫擊尾此行當
繫頸即日辭陛下盡敵心欲還陳橋忽兵變不得守箕頴禪讓

法堯舜民物普安靜有國三百年仁義過馳騁未改祖宗法天
何肆大苛細思天地理中有幸不幸君誠不獨活臣實無媿丙
失人焉得人垂戒常耿耿江南重謝安塞北有主猛所以戎馬
來飛渡以陵境大江限南北今此一解艦本期固封疆誰謂如
盡餅烈火燎崑岡不辨金玉礦妾本良家子性僻守孤梗嫁與
尚書兒銜署紫蘭省市以才德合不棄宿瘤瘦初結合歡帶誓
此日月駟鴛鴦會雙飛比日願帝並豈期金石堅化作桑榆景
旄頭勢正然蚩尤氣先屏不意風馬牛復及此燕鄴一方遭劫
難六族死俄頃退鷁落迅風孤鸞弔空影簪堅折白玉瓶沉斷
青綆一死空冥府憂心長炳炳意堅志不移改邑不改片良本
瑚璉器安肯作溺皿志節匪轉石氣憶如吞鯁不作燭火光願
為死灰冷貪生念麴蛾乞憐羞虎穿借此清江水莖我全首領
皇天如有知定作血面請願魂化精衛填海使成嶺遂乘間投
水死越三日其尸上浮乃得詩句於練裙中

徐君寶妻某氏亦岳州人被掠來杭相從數千里其主者數欲
犯之終以計脫一日主者怒甚將即強焉氏告曰俟妾祭謝先
夫然後為君婦主者喜諾即嚴粧焚香再拜南向飲泣題滿庭
芳詞一闕於壁曰漢上繁華江南人物猶遺宣政風流綠窓朱
戶十里爛銀鈎一旦刀兵齊舉旌旗擁百萬貔貅長驅入歌樓
舞榭風卷落花愁清平三百載典章文物掃地俱休幸此身未
北猶客南州破鏡徐郎何在空惆悵相見無由從今後斷魂千
里夜夜岳陽樓仰投大池中死

王氏臨海民婦美姿容北師徇台被掠其千夫長殺其舅姑與
夫而欲私之婦陽曰能俾我為舅姑與夫服暮月乃可從汝師

還擊行至岷縣過清風嶺婦仰天嘆曰吾知所以死矣卽嚙指
出血寫詩崖石上曰君王失道妾當災棄女拋男逐馬來夫面
不知何日見此身料得幾時回兩行清淚偷頻滴一片愁眉鎖
未開迴首故山看漸遠存亡兩字實哀哉卽投崖下死石上血
債起不爲風雨所剝蝕浙東元帥秦不華爲立貞婦廟
韓氏女保寧城中人年十七遭明氏兵亂慮爲所掠乃僞爲男
服混處民間既而果被獲居軍伍中七年人莫知其女子也後
從玉珍兵攻雲南還過其叔父贖歸成都適尹氏猶然處子人
皆異之稱爲韓貞女

胡妙端適岷縣刻溪祝某至正二十年春爲苗獠掠至金華義
不受辱乘間嚙指血題詩壁上赴水死獠卽服其節爲立廟祀
之邑人頽曰烈女廟惜其詩不傳

阿蓋主雲南梁王女大 段功妻也功初襲爵爲蒙化知府明

玉珍自蜀分兵攻雲南梁王及憲司官皆走功獨進兵四救之
梁王深德功以阿蓋主妻之奏授雲南平章功自是戀戀不肯
歸國其大理夫人高氏寄樂府促之歸未幾復來或譖之梁王
曰段平章此來有吞金馬嘔碧鷄之心盍早圖之梁王密召阿
蓋主謂曰功志不滅我不已今付汝孔雀膽一具乘便可毒之
主潛然私語功曰我父忌阿奴願與阿奴西歸因出毒具示之
功不聽明日邀功東寺演梵陰令番將格殺之阿蓋主聞變大
哭欲自盡王防衛甚密主愁憤作詩曰吾家住在馬門深一片
閒雲到滇海心懸明月照青天不語今三載欲隨明月到
蒼山快我一生路裹彩錦被名也吐嚙吐嚙段阿奴吐嚙可惜也施宗施
秀同奴歹歹不好也雲片波潏不見人抑不蘆花顏色改抑不蘆花乃北方起死

河生 肉屏獨坐細思量 肉屏駱 西山鐵立霜蕭灑 鐵立公 竟死

功女僧奴將適建昌阿黎氏出手刺繡文旗屬功子寶曰我

自束髮聞母稱父冤恨非男子不能報此旗所以識也又作詩

二章曰珊瑚勾我出香閨滿目潸然淚濕衣水鑑銀臺前長大

金枝玉葉下芳菲烏飛兔走頻來往桂覆梅馨不暫移惆悵同

胞未忍別應知含恨點蒼低何彼穠穠花自紅歸車獨別海江

東鴻臺燕苑難經目風刺霜刀易塞曾雲舊山高連水遠月新

春疊與秋重淚珠恰似通宵雨千里關河幾處逢

脫脫懷氏副樞密燕帖木兒妻明兵入雲南燕帖木兒敗馳歸

氏閉門不納曰爾受梁王厚恩兵敗不死何以見為乃賜其二

子一女命侍者曰我死爾舉火焚屋母令辱我遂飲鴆卒

傅氏紹興諸暨人年十八適同里章瑜瑜以軍興期會迫死

上計至傅滿伏抱屍歸號泣三日夜屍有腐氣猶依屍呵吸冀

復甦已入棺至嚙其棺成穴及葬投身壙中屈強挽之出囑侍

婢謹視之閱數日給婢理沐具既而失所在叫曰婢汲井見二

足倒植井中乃傅也 史五妻徐氏定遠人五為義兵百夫長

暴兵至五戰死氏求夫積屍中莫能識以口吮血辨驗得實載

之歸治大棺將殮乃沐浴自經其側

張春兒葉縣軍士李青妻也青臨陣負傷歸曰吾殆矣汝可善

事後人春兒截髮示信曰妾生寒門頗曉大義君勿憂比青卒

哭之垢面流血旋諭匠者造大棺盡納其衣服劍器匠如其言

將斂春兒自經庭下家人共殯之 按造棺事與大寧趙哇

秦筆妻江陰村婦也筆遭亂孥妻依同郡朱判官璠居吳中筆

病卒貧無以斂璠為具棺衾且思所以卹養其妻其妻覺泣謝

曰良人筆生以藝游搢紳間詩書禮義之教妾亦嘗與聞矣妾以未亡故有累鄉長者在長者義妾其於義何孺加慰之夜漏半哭益哀忽自經筆死所孺爲合葬而表其墓

吳妙寧上海人年二十一贅同里張氏子越四載邑大姓以叛黨連坐其父寧泣曰吾父苟無地爲解族其赤矣吾不遘死禍延良人悔孰甚卽自投于環俄徵繫吏至聞已沒惜異而去時人爲之謠曰紅羊年黑鼠月張婦吳儼遺烈九山風酸泐波血二氣舛錯愁雲結一樹梅花驚飄雪

周芙本細家息江陰孔胥妻也孔素無鄉曲譽一日舟過塘上鄉人僞邀飲強醉奪舟衆以搆賊愬於官胥度不免密書與妻早爲計庶絕軍配族黨難之其妻覘得故神色不亂言笑如平常乃具備酒饌祭舅姑延親劇飲是夕素服雉經死時年二十

九谷之曰予伏誅案之錄憾處

張貞建康張敘女嫁海縣周曹爲妻曹以復人公門刺而瘦死先是貞在徙籍中懼配軍投秦淮河卒及周屍過其所貞湧浮水面神色踰五日不變識者曰此張訓導女也殉夫藏聚寶坑舅姑能無念乎聞者哀之

吳良正義烏儒家女未笄歸里中童師姑嗜醇醪家固貧必力致之沾醉乃已紅巾賊至家人悉鼠竄吳獨侍側人呼曰汝不受頭乎吳曰姑在將安之居亡何姑歿瀕葬會邑兵構變殺人敗貨財人勸如前言吳曰姑骸未入土妾就刃下死不悔撫棺長慟兵義釋之去更有烏傷里賈善妻宋嬖性沉默家饒於貲平日事買甚謹明兵駐蘭溪賈攜嬖避浦曷城寶山鄉無賴乘時肆掠俄突至嬖懼侵已擲袖銀於地脫身投絕澗死

何婦賀氏永新州人斬兵陷吉安殺其夫將汚之賀曰妾聞師
令嚴淫虐者斬以徇汝獨不懼狗乎兵以言諸帥帥議聘焉屆
期帥且至賀閉戶不納齧指血題詩曰涇渭難分清與濁妾身
不幸死紅巾孤兒尚忍更他姓烈女何曾事二人白刃自揮心
似鐵黃泉欲到骨如銀荒村日落猿啼處過客聞之亦愴神遂
引刃自斷其喉猶端坐不仆賊帥排戶入見之驚去

費元琇江陰知事朱道存妻也先是江陰亂元琇依父居松江
苗軍掠郡城元琇驚遽出臥內時苗手刃將入犯之叱曰我夫
君見勤王事汝輩奚敢犯我投釵珥于地苗懼之去既而苗沓
至索貨無有欲驅迫就道元琇揆不免乃攀堂楹厲聲口苗狗
毋辱我比遇害瓜入楹木血沁於指

劉蕘之衡水人年十二通古文孝經見小學書固請讀之母不
遂通內外篇及笄適同郡曹泰甫五月紅巾掠河朔見劉蕘美
持刀輒驅之劉曰吾婦人知從夫而已賊蕘其悅已出金珠實
前以綺衣被劉劉手裂之賊擁上馬墮地者數四賊怒繩其項
繫馬後曳之劉以爪據地頭觸石流血而死

楊節婦吳氏吳興人年二十五有殊色至正丙午秋明兵將偪
城吳自揆汚辱生寧貞白死攜二子竟投茗水中逾月城破父
媪見其母子並浮若不相離狀咸嗟異焉

趙烈婦鄞處士陸燾妻也至正間兩浙多虞燾辭海寧主塾與
趙隱居松之瓢湖丁未夏海隅有警兵猝至燾夫婦倉皇赴舟
未遠同難者爭舍舟陸竄燾登岸將復攜趙行兵偪之傷刃者
三遂仆深淖趙躍身投淖同死時有歌之者曰四月三日兵虜

湖婦女多被辱與驅殉節伊誰天水姝益獨賢之也

徐謝氏名蠲雲間宦家女素凝重不妄言笑當苗兵燬掠謝從夫逃適與苗遇驅之行時里閭少艾被繫者相屬謝阻板橋遠厲聲曰橋有柱我儂趁救可乎苗怒斫其肩以號於衆既而悔曰彼烏溼之清濟也相與喑喑而去

李氏行軍鎮撫彭九萬妻吉水著姓也至正戊申五溪苗獠突入城李及其子友諒皆被執驅之行不從脅以刃不動問所求李曰我命婦也有死而已因語友諒曰勿無刃經無索奈何諒曰當激賊怒以就死李乃極口大罵苗怒殺之友諒罵益厲苗又殺之有趙氏婦者抱嬰兒匿學中苗強污之不可死于禮殿南血模糊影畱殿階不滅剗去復存後人立以石志其處

俞氏山陰黃元珪妻值南軍過索財物不與火其廬將擁氏去氏躍入火中死同時謝氏為張彌遠妻亦遭兵執不屈而死

徐娟婦不知何許人紅巾寇常州有叛將名某婦佐飲婦憤懣不聽指使題詩座上曰平康巷裏掌中身翠舞珠歌玉樹春不得籍除今義死天教娟婦愧降臣叛將怒寸磔之

李哥瀾州倡家女年十三母教之歌舞哥泣曰女率有紅繫我獨為此乎母告以倡業不可廢哥曰若此聽母母亦當從我好自是不粉澤茹葷所歌多道情仙曲有名者必詢主客姓名乃在人亦預戒無戲狎孟津監縣賂哥母夜抵舍哥懷利刃閉臥內曰汝職風化首而徇獨行恐血污吾刃也監慚去明日知州聞之曰此間有貞女不知吾過矣吾子明經舉秀才真若配以禮娶之未幾紅巾入寇夫婦皆見執覘哥美將殺其夫哥前抱夫頸大呼曰吾斷不斯須求活寇并殺之

采那杭郡畏兀氏女奴也年十九主出官他郡寇陷杭劫官民倉庫至畏兀家無所得乃反接主婦於柱以刀礪頸上諸婢皆散走采那獨以身蔽主婦且告曰將軍利吾財耳家之寶貨皆我所藏主母因弗知若免主母我當悉與將軍寇喜即解主婦縛俄探金珠幣帛置堂上寇爭取之已欲犯采那身采那持刀欲自屠曰我主二千石我誓不奴他姓寇驚異舍之去采那泣拜主婦曰棄主貨全主命權也妾受命主鑰貨失貨而全身非義請從此死乃自殺

冊曰女子之性陰柔委靡未諳詩書寧識蹈履近次顛沛一節永矢尚論猶難紀忍遺此

續弘簡錄卷四十一終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雜行

李壇 聖文統 鐵失 囊加台 禿堅 阿魯輝

孛羅帖木兒 擴廓帖木兒 李邦寧 朴不花

楚先帖木兒 上官 八思巴 附膽 楊璉真珈 附必蘭 伽璘真

丘處機 附志誠 張宗演 附張留孫 鄺希誠 附張志清 李居壽 上釋

田忠良 張康 靳德進 父 許國禎 子 孫成 子

阿老瓦丁 附亦思 阿尼哥 附元 迦魯納答思 上方 韓林兒

附劉 徐壽輝 附明 陳友諒 張士誠 方國珍 上補遺

李壇 小字松壽 濰州人 李全子也 或曰壇本衢州徐氏子父為揚州司理參軍全養之馬子

太祖十六年全叛宋迎蒙古兵入青州國王孛魯承制授全山

東淮南楚州行省太宗三年全攻宋揚州敗死瓊襲益都行省
得專制其地朝廷數徵兵輒詭辭不至憲宗南征調其兵赴行
在瓊親見帝言益都乃宋航海津要分軍非便帝然之命還擊
連海數州瓊遂發兵攻拔連水相連四城大張尅捷之功中統
元年世祖卽位加江淮大都督瓊言近謀知宋人將調兵攻連
水且遙聞許浦射陽湖舟艦相望勢欲出膠西向益都請繕城
塹爲備詔出金符十銀符五授之賞將士凡蒙古漢軍也在邊
者咸聽節制瓊復揚言宋呂文德合淮南兵七萬五下來攻連
水且規築堡寨以臨我及得賈似道書辭甚悻傲知朝廷近有
內顧憂必將肆志於我乞選將益兵臣當帥先渡淮以雪慢書
之辱執政得奏諭以朝廷方通和議邊將惟當固守封圉且南
人多用間計不可信敵既不至毋或妄動瓊又言臣所領益都
士曠人稀自立海州迄今八載將士未嘗釋甲轉輓未嘗息肩
民力凋耗獨甚以區區一路之兵抗一敵國衆寡不侔人所共
患賴陛下神武旣克連海軍州復破夏貴孫虎臣十餘萬衆然
臣豈敢恃此保敵人之不再至哉且宋人今日西無掣肘宜得
并力而東若以水陸綴連而遣舟師遵海以北直擣膠萊之虛
然後帥步騎驟指沂莒滕嶧關則山東非我有矣豈可易視而
不爲備臣昨追敵至淮安非不能乘勝取揚楚徒以執政止臣
故臣不敢深入若以棗陽唐鄧陳蔡諸軍攻荆山取壽泗以毫
宿徐邳諸軍合臣所統兵攻揚楚則兩淮可定兩淮既定則選
兵以取江南自守以寬民力將無施不可因上將校等功狀詔
出益都官銀分賞之二年正月瓊言於行省謂宋人聚兵糧數
十萬列艦萬三千艘于許浦以侵內郡而宣撫司轉輸不繼

一日水陸道絕緩急莫報請選精騎倍道來援表裏協攻乘機
 深入江淮可圖也既而來獻漣水捷詔復加獎諭仍給金符十
 七銀符二十九增賜將士璫帨發兵修益都城塹且報宋人來
 攻漣水帝遣愛仙不花等悉兵赴援璫固請節制諸道所集軍
 且求益軍器詔給矢十萬三年二月又以賈似道誘總管張元
 張進等書來上蓋璫自專制山東三十餘年前後所奏數十事
 無非挾敵國以要朝廷而自為完繕益兵計初遣其子彥簡質
 於朝而潛為私驛自益都至京師質子營至是彥簡乘私驛逃
 歸璫遂反以漣海三城獻於宋并獻京東諸郡縣請贖父罪宋
 封璫齊郡土俾殲蒙古戍軍引麾下具舟艦還攻益都入之發
 庫藏以犒其黨尋遣騎寇蒲臺陷淄州民間璫反皆入保城郭
 罪發諸軍討之一會東平一會濱棧命諸王哈必赤總軍事璫

盜據濟南三月復命史樞阿朮以兵赴濟南璫帥眾出掠輜重
 將及城官軍邀擊大敗之璫退保濟南四月命丞相史天澤專
 征比至築環城圍之璫自是不得出猶日夜拒守取城中子女
 賞將士以悅其心且分軍就食民家盡發其蓋藏不足則家予
 之鹽令殺人為食於是人情益潰各什伯相結縋城出降六月
 宋遣青陽夢炎帥師來援不敢進璫知城且破乃手刃愛妾乘
 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不死為官軍所獲囚至諸王哈必赤帳
 前天澤請速誅之以安反側遂支解其體於軍門計璫所傷漣
 水軍民及陷宋蒙古探馬赤軍數男婦凡七千九百餘人萬戶
 阿里必嘗發璫逆謀為所殺至正十一年以其子刺吉襲職方

通鑑云宋贈璫檢校
 太師賜廟諱曰顯忠

王文統字以道益都人少讀權謀書好以大言撼人遍干諸侯
無所遇乃往見李瓊瓊與語大悅留置幕府命其子彥簡師事
之文統卽以女妻瓊由是軍旅之事咸與諮決歲上邊功虛張
敵勢以固其位用官物樹私恩取宋漣海二郡皆文統謀也世
祖卽位有薦其才智者亟召用之命平章中書省事日見親幸
乃建元爲中統立十路宣撫使司示以條格欲差發辦而民不
擾鹽課不失常額交鈔無致阻滯更造中統元寶交鈔立互市
于潁州漣水光化軍大方通鑑云文統初造通鑄行交鈔以絲爲
本以革諸路行用鈔法之弊其法以銀五
十兩易絲鈔千兩繼造中統通行元寶每一貫
同交鈔一兩兩貫同白銀一兩未及行而罷明年二月世祖
在開平召行中書省事禡禡與文統親率各路宣撫使赴闕世
祖自去秋親征叛王阿里不哥于北方凡民間差發宣課鹽鐵
諸事一委文統裁處及還未知可否故召文統等至責以成效
復頒所議條格于各路中嚴私鹽酒醋麩麵貨禁等任備尋文統
爲人忌刻惟以妒賢嫉能爲心初立中書省張文謙爲左丞凡
議論建白輒相齟齬文統積不平思有以陷之又謙竟以本職
行大名宣撫事去姚樞寶默許衡皆世祖所敬信者文統諷世
祖授三人爲太子師傅官佯尊之實不欲使朝夕備顧問也默
嘗與王鶚及樞衡同侍世祖面詆文統曰此人學術不正必禍
天下不可處以相位世祖且不懌而罷文統乃不自安潛蓄異
志及李壇反以漣海三城獻於宋先是壇子彥簡由京師逃歸
壇遣人白之中書及反書聞人言文統嘗遣子堯與壇通聲息
世祖名問曰汝教壇爲逆積有歲年舉朝皆知之朕今問汝所
謀云何文統曰容臣悉書以對書畢命讀之有曰螻蟻之命苟
獲存全保爲陛下取江南世祖曰汝今日猶欲緩頰於朕邪會

得文統與瓊書上示之文統始錯愕駭汗書中有期甲子語上問甲子之期云何對曰李瓊久蓄反心以臣居中不敢卽發臣蒙告陛下縛瓊久矣第緣陛下加兵北方猶未靖也比至甲子猶可數年臣爲是言姑遲其反世祖曰無多言朕拔汝布衣中授之政柄遇汝良厚何負而爲此文統猶支吾命左右斥出就縛立名寶然姚樞王鶚及張柔等至示以前書曰汝等謂文統當得何罪衆言人臣無將將則必誅柔獨疾聲大言曰宜嗣世祖曰汝等同辭言之皆曰當死世祖曰柔亦自服朕前矣文統乃伏誅子蕘并就戮文統雖以反誅而元之立國規模法度世謂多出其手云

鐵失故丞相鐵木迭兒義子也當英宗卽位之初由翰林學士承旨爲宣徽太醫二院使至治元年特授御史大夫佩金符領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依前院使如故既又命領左右阿速衛軍帝親祀太廟以左丞相拜住爲亞獻官鐵失爲終獻官治書侍御史鎖南者鐵木迭兒子也先以罪罷鐵失請復其官帝不許嘗謂臺臣曰朕深居九重臣下姦弊豈能周知故用卿等爲耳目曩者鐵木迭兒貪竇無厭汝等何緘默不言其人雖死宜籍其家以懲後司徒劉夔坐妄獻地土冒取官錢伏誅鐵木迭兒子宣政使八刺吉思受夔冒獻鐵失同受賂事覺帝曰法者祖宗所制非朕得私八刺吉思雖事朕久既有罪宜論如法卽誅之鐵失幸獲免命獨署御史大夫事會御史臺請降旨開言路帝曰言路何嘗不開但卿等選人未當耳朕知嚮所劾者率因宿怨羅織成獄加以罪遂玷其人終身不得白御史嘗舉八刺吉思可任大事未幾以貪敗若此者言路選人當乎否

乎是時鐵木迭兒既死罪惡日著帝任拜住爲右相思欲振立紀綱進賢退不肖爲務嘗戒羣臣曰卿等居高位食厚祿當善自保若爲不法必刑無赦鐵失以奸黨畏誅潛蓄異圖三年秋八月帝自上都還駐蹕南坡是夕鐵失與知樞密院事也先鐵木兒諸王按梯不花等相聚謀逆以鐵失所領阿速衛軍爲外應夜二鼓殺丞相拜住鐵失直犯行帳手弑帝于臥所九月四日晉王即位收鐵失及其黨誅之大都籍其家并戮其子孫囊加台未詳何許人文宗初官四川行省平章時泰定帝方崩丞相倒刺沙擁兵上都令諸王分道犯京鐵失加台乘國釁擅殺木省平章寬徹等自稱鎮西王以左丞脫脫爲平章前雲南廉訪使楊靜爲左丞稱兵燒絕棧道烏蒙教授杜嚴肖謂聖明繼統宇內大寧當罷兵入朝囊加台怒其妄言惑衆杖囚之御史臺言囊加台拒命西南罪不容追宜追奪其制敕帝方降詔許自新弗聽天曆二年正月遣近侍星吉班持詔招諭拒不納尋攻播州徇兒壘隘宣慰使楊燕里不花開關納之陝西蒙古軍都元帥不花台者囊加台弟也遣使賫家函招之不花台不從斬其使播州楊萬戶引川賊至烏江峯遇官軍敗之八番元帥脫出亦破烏江北岸賊奪回關口旣而囊加台焚鷄武關大橋奪三叉柴關等驛以訾誘輩昌總帥汪延昌分兵至金州據白工關進逼襄陽朝命鎮西武靖王搠思班調湖廣兵討之齊王月魯帖木兒統軍五萬至播州招各土官之從逆者楊燕里不花等降囊加台益負險自固詔立行樞密院以山東萬戶也速答兒知院事調河南江浙江西山東兵萬人及左右翼侍衛軍由四川進討囊加台所遣守隘礮門安撫使布答思監等赴

雲南乞降復命躍里帖木兒爲雲南右丞統兵繼往會湖廣參政孛羅奉詔至四川曲赦囊加台聽詔蜀地始平諸省兵皆罷囊加台坐指斥乘輿大不道伏誅平章寬徹廉訪使忽都魯養阿等皆爲其所害者並贈官與諡

諸王禿堅者先附上都兵敗而逃文宗至順元年正月與萬戶伯忽阿禾等據雲南叛陷中慶路殺廉訪司官尋攻陷仁德府至馬龍川禿堅自立爲雲南王以伯忽爲丞相阿禾忽刺忽等爲平章立城柵焚倉庫拒命朝廷簡乞住爲雲南平章帖木兒不花爲左丞從豫王阿剌忒納失里由八番分道進討遙授烏蒙土官祿余爲雲南參政使助軍四月四川行省復調重慶五路軍救雲南未幾祿余殺烏撒宣慰官降於伯忽羅羅斯諸蠻具叛與伯忽應帖木兒不花遇害祿余以蠻兵據順元界立關固守復命諸王云都思帖木兒將江浙河南江西兵以進五月羅羅斯土官撒加伯阿漏阿刺里州土官德益等皆附祿余以叛會四川軍至雲南雪山峽遇羅羅斯軍敗之賊稍却朝議復立行樞密院發朶甘思朶思麻及葦昌諸軍命河南平章徹里鐵木兒同武靖王搠思班由四川陝西平章教化從豫王由八番兩路夾擊撒加伯不花蒙土兵攻建昌右丞躍里帖木兒拒之漸獲亡算四川軍亦敗撒加伯于蓋古驛而禿堅伯忽等勢自猖獗祿余亦乘勢連結東川芒部諸蠻令伯忽弟拜延順襲順元路撒加伯復撤毀棧道遣把事曹通潛結西番欲據大渡河進寇建昌躍里至建昌執曹通斬之詔趣兩省各進兵於是四川平章瑯出引兵由永寧左丞孛羅引兵由青山芒部以邛部州土官馬伯爲嚮導陳兵周泥驛祿余衆潰卽奪其關隘與

順元諸軍合撒加伯復攻建昌躍里與戰于木托山敗之既而
仁德府權達魯花赤曲木糾義旅討雲南敗伯忽兵于馬龍川
殺其弟拜延順再戰于馬金山獲伯忽誅之餘黨駭散獨祿余
猶據金沙江會哈出等將蜀兵抵烏撒境與祿余戰于七星關
六日凡十七戰賊大潰走俄而撈思班師次羅羅斯與躍里帖
木兒期至三泊耶躍里倍道兼往奪金沙江阿禾引蒙古叛軍
至戰敗之阿禾夜遁大兵直趨中慶與賊連戰禽阿禾斬于軍
前旣而禿堅拒戰于伽橋古壁口兵方交躍里中流矢洞耳後
拔矢復戰大捷遂復省治分兵追捕禿堅于嵩明州次年正月
徹里鐵木兒孛羅等敗蠻兵射中祿余肩降其衆豫王阿剌忒
納失里至當當驛安輯人民禿堅使其弟必刺都迷失偽降於
豫王陰以師圍之平章乞住妻子皆被掠禿堅方繕城固守諸
軍協力攻破之禿堅不知所往事平各班師未幾撒加伯復拔
良民爲亂祿余又會伯忽姪阿福領蒙古叛兵殺烏撒官吏遣
西域指揮使鎖住發陝西兵直抵羅羅斯礮門兵截大渡河直
趨邛部州五戰大破之蒙古元帥怯烈擊賊于靖江路海中
破其柵禿堅弟必刺都迷失舉家赴海死

阿魯輝帖木兒太宗八世孫也襲封陽翟王順帝初立阿魯輝
進曰天下事重宜委宰輔決之庶可責其成效若躬自聽斷必
負惡名帝信其言由是深居宮中每事無所與至正二十年汝
穎盜猖獗天下震動帝屢詔宗王俾出北方兵南討阿魯輝乘
間擁衆數十萬屯木兒古兀微之地魯宗王反將犯京畿遣使
言於帝曰祖宗以天下付汝汝何故失其大半若持國璽授我
我當自爲之帝神色自若徐曰天命有在汝欲爲則爲之數降

詔開諭令其悔罪不聽乃命知樞密院事禿堅帖木兒將兵討之
之行至稱海起哈刺赤萬人爲兵其人素不習戰旣陣兵未交
皆解甲奔敵中禿堅帖木兒師敗軍騎走上都更命少保知樞
密院事老章以兵十萬臨之且令阿魯輝之弟忽都帖木兒從
征大敗其衆阿魯輝謀東遁爲部將脫驪所擒送闕下帝命誅
之仍以其弟忽都帖木兒襲封陽翟王加封老章和寧王嶺北
行省丞相俾鎮北藩

孛羅帖木兒河南行省丞相答失拔都魯子也從父討賊屢立
戰功諱其初授雲南理問後加四川左丞父沒孛羅引兵退駐

井陘日順帝至正十八年正月命爲河南行省平章總領其父
軍擊走劉福通于衛輝進克濮州復曹州詔移鎮大同爲京師
捍蔽置大都督兵農司分十道專理屯田命孛羅領之尋除中
書平章政事諱其有

關陝以功拜諱其行諱其章與答失拔都魯名位不相下二十
年朝命孛羅守石嶺關以北京守石嶺關以南時山西晉冀
地皆察罕故所平定孛羅既駐大同欲進吞晉冀遣兵圍冀寧
三日復退屯交城察罕以兵來爭孛羅敗之帝遣平章答失帖
木兒往諭令和解始罷兵各守分地二十二年孛羅募兵五萬
阿大司戍守帝嘉其忠拜太尉中書平章位第一是歲察罕爲
叛將田豐王士誠刺死義子擴廓帖木兒代領其衆明年孛羅
復遣兵南侵擴廓分地進據真定又遣將竹貞襲陝西時陝西
省臣方輿行臺隙恐陝西爲擴廓所有陰袒孛羅請竹貞入城
劫御史大夫印擴廓遣將和尙來援竹貞降於擴廓二十四年
孛羅使人殺其叔父左丞亦只兒不花陽爲不知往弔又不哭

驕悍之跡已著初御史大夫老的沙與知院事禿堅帖木兒得

語在朴老的沙者帝母舅也帝密諭字不花傳

羅留之天同軍中先後遣官往索匿不與而是銜之會禿堅與中書右丞也先不花有隙而故與字羅厚善也先不花譖禿堅詆毀朝政字羅知其誣為白於朝太子積不平與丞相搠思監宦者朴不花謀曰字羅擁重兵跋扈日久藏匿不軌戕殺叔父今又與禿堅交通漸不可制乃入言於帝下詔暴其罪削官爵勒解兵柄安置四川字羅知非出帝意乃殺使者拒命禿堅亦與字羅合聲言欲除君側之惡竟舉兵人居庸至清河禿堅將犯闕帝遣使問故以必得搠思監朴不花為辭帝不得已執泉之二人皆被殺禿堅乃自健德門入見帝延春閣慟哭請死帝

賜宴慰勞甚至詔復字羅官依前守大同以禿堅為中書

學羅既還大同帝意益恚怒下令擴廓帖木兒總諸道軍

擴廓聞命將藉是以釋私憾乃大發兵調麾下白鎖住守京

青軍楊同僉守居庸而白將至太原調督諸軍字羅惡其軋已也復勒兵與禿堅老的沙等犯闕京師大震時太子親統兵逆于清河丞相也速詹事孛蘭奚軍于昌平也速軍無鬪志楊同僉被殺孛蘭奚戰敗遁走太子急馳還都遂與白鎖住脅本宮官屬及侍衛出奔太原字羅駐兵健德門外欲追襲向太原老的沙止之入見帝於宣文閣訴其非罪泣帝亦泣就命字羅為太保左丞相節制天下軍馬老的沙為中書平章禿堅為御史大夫部屬將士布列省臺總攬國柄尋加字羅錄軍國重事數月間誅御臣禿魯帖木兒波廸哇兒禡等罷三宮不急造作汰宦官減浮費禁西番僧作佛事數遣使固請太子還朝使至太

原拘留不報二十五年春太子在外日夜謀靖內難密下令調
嶺北甘肅遼陽諸軍及擴廓軍直抵京師大舉討逆李羅益怒
出皇后奇氏於外幽置百日更遣禿堅率軍攻上都之附從爲
既者調也速南禦擴廓軍也速謂李羅悖逆中外同憤遂提兵
歸永平遣人西結太原東連遼陽諸王共討軍聲大振李羅患
之遣驍將姚伯顏不花統兵至通州河溢營虹橋以待也速出
不意襲破之斬姚伯顏于陣李羅大恐自將出通州大雨三日
而還意抑鬱不樂乃日與老的沙縱飲荒淫無度醉後屢殺人
喜怒叵測人情攜貳帝亦積不平威順王之子和尚受密旨與
儒士徐士本謀結勇士上都馬金那海布顏達兒洪寶寶等陰
圖刺之會禿堅遣人來獻上都之捷李羅入奏行至延春閣李
羅下布顏達兒自衆中躍出刃中其腦衆競前砍死之老的沙
傷額趨出得馬走其家擁李羅母妻及其子北遁詔盡殺其鄰
黨遣使函李羅首往太原亟召太子還宮尋獲禿堅帖木兒老
的沙皆伏誅

擴廓帖木兒本名王保保少育於舅氏察罕帖木兒遂子焉至
正二十二年察罕攻益都不下爲賊將所刺帖木兒解詔即軍
中拜擴廓帖木兒太尉中書平章仍總父軍擴廓既受命嗚哀
討賊賊守甚固簡壯士穴地道以進攻拔益都擒叛將田豐王
士誠剖其心祭父餘黨皆就誅乃分兵取莒州山東悉定初李
羅帖木兒駐大同自察罕時屢遣兵爭晉冀既復取真定與擴
廓日構兵禍結不解至是李羅急朝命突削其官舉兵犯闕殺
丞相搠思監等尋始歸鎮朝廷更下詔命擴廓總諸軍討之擴
廓軍向大同而李羅以兵再犯闕遂入朝據相位致太子奔太

原語詳李羅傳李羅既誅死帝即召太子還擴廓扈從入朝拜左丞

相居兩月仍請南還視師時中原略定而江淮吳蜀皆相繼淪

陷久太子累請督師為恢復計帝難之詔封擴廓河南王俾總

天下兵馬代太子親征擴廓於是分省自隨官屬之盛幾與朝

廷埒初信陽人李思齊與察罕同起義師齒位相若擴廓一旦

踞其上思齊心不平而部將張良弼首拒命孔興脫列伯等亦

皆以功自驕各為一軍莫相統屬於是思齊據盩厔良弼據鹿

臺擴廓遣兵西攻良弼而思齊又與良弼合爭端日起擴廓早

夜以西事為急不復顧南征名山藏云順帝下詔與當此嗣

君之奔太原也將援唐肅宗靈武故事執意擴廓不從及是

后奇氏遣人密令擴廓以重兵擁之入京城欲布帝傅政擴廓

知其意京可三十里即散道其眾謀遂阻益深銜之及是

屢趣出師擴廓不肯行且與良弼思齊構兵不已朝廷始疑其

有異志二十七年八月詔擴廓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思齊自

鳳翔以西規取巴蜀陝西右丞相禿魯以兵會良弼孔興脫列

伯等同出襄樊詔雖下擴廓終拒不受命有關保者勇冠一時

猶高善論兵皆察罕故驍將也見擴廓陰有不臣心共列其罪

狀聞於朝時帝方欲靖亂詔立撫軍院總制諸路軍馬專以備

擴廓嘉猶高關保能倡大義賜號忠義功臣於是落擴廓帖木

兒太傅中書左丞相職其河南王如故從行官屬悉令還朝所

總軍皆分隸諸將擴廓乃退屯澤州又詔禿魯合思齊良弼率

兵東向更命左丞孫景益分省太原擴廓先遣兵據太原殺景

益并朝廷所置官吏帝復下詔盡削奪其爵邑令諸軍公討之

擴廓退守平陽關保進據澤潞二州與猶高合是時思齊良弼

益并朝廷所置官吏帝復下詔盡削奪其爵邑令諸軍公討之

擴廓退守平陽關保進據澤潞二州與猶高合是時思齊良弼

益并朝廷所置官吏帝復下詔盡削奪其爵邑令諸軍公討之

擴廓退守平陽關保進據澤潞二州與猶高合是時思齊良弼

益并朝廷所置官吏帝復下詔盡削奪其爵邑令諸軍公討之

擴廓退守平陽關保進據澤潞二州與猶高合是時思齊良弼

諸將與擴廓相持久聞明兵且至河南乃遣使詣擴廓告以出師非本意各解散大掠西歸已而貊高關保進攻平陽數請戰擴廓不應一日謀知貊高分軍掠祁縣夜出師薄其營掩擊之二將皆被擒朝廷聞之遽罷撫軍院擴廓亦上疏自陳帝悔悟下詔滌其罪當是時明兵已定山東平河洛中原俱不守帝復命擴廓仍前河南王中書左丞相總兵南下命也速趨山東兗魯出潼關思齊出七盤金商岡復汴洛未幾也速兵潰兗魯思齊兵亦未出而擴廓自平陽退守太原不復敢南向及京城失守帝北奔明兵迫太原擴廓棄城率十八騎走沙漠不知所終

名山藏云擴廓復合其眾數苦西北邊明太祖屢遣將徂之敗走僅與其妻子數人渡河得浮橋以濟遂奔和林元太子復用之既而明兵復出塞擴廓率騎卒死關明兵竟敗歸後居沙漠數年乃卒明祖宴諸將額曰當今男子吾皆得而臣之吾終無以臣王保保為

冊曰內賊曰逆外兵曰叛履霜堅冰可畏匪爾人臣無將

春秋義斷字羅犯順延春刃割擴廓不終與叛同傳

李邦寧字叔固錢塘人初名保寧在宋為小黃門從瀛國公入都世祖命給事內庭警敏稱上意令學國書及諸番語一過即通解因見任用授御帶庫提點轉章佩少監累遷禮部尚書領太醫院使成宗即位進昭文館大學士帝嘗寢疾邦寧不離左右者十閱月武宗欲擢為江浙行省平章辭曰臣以蠹腐餘命無望更生先朝幸赦而用之使得承乏中涓高爵厚祿榮寵過甚陛下復欲置臣宰輔臣何敢當夫宰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奈何辱以寺人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帝大悅使大臣白其言於太后及皇太子以彰其善帝嘗奉皇太后燕大安閣閣中有故篋問曰此何篋對曰世祖貯裘帶者臣聞有聖

訓曰藏此以遺子孫使知吾儉帝命發篋視之嘆曰非卿言朕
安得知時有宗王在側遽曰世祖雖神聖然畜於財邦寧曰不
然世祖一言無不爲後世法一予奪無不當功罪且天下所入
雖富苟用不節必致匱乏自先朝以來歲賦已不足用又數會
宗藩資費無算萬一不給必將橫斂措怨豈美事邪太后及帝
深然其言俄加大司徒尚服院使遷授左丞相行大司農領太
醫院事初太廟時祀嘗遣官行禮至是復欲如故事邦寧諫曰
先朝非不欲親致饗祀以疾廢禮耳今陛下繼成之初正宜彰
孝道躬祀太室以成一代鉅典循習故弊非臣所知也帝稱善
卽日備法駕宿齋宮且命邦寧爲大禮使禮成加恩三代各贈
官賜諡仁宗嗣位以邦寧爲舊臣賜鈔千錠辭弗受國學將釋
奠帝遣邦寧致祭點視畢就位殿戶方闢忽大風起殿上及兩
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鐫入地尺許者無不拔邦寧及諸執事皆
悚息伏地良久風定乃成禮邦寧懃悔累以當仁宗爲皇太子
時丞相三寶奴等用事畏帝英明邦寧揣知其意稟言於武
宗曰陛下富於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
而立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自往東宮言之邦寧懼而
退及卽位左右請誅之仁宗曰帝王曆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
介懷加邦寧開府儀同三司集賢院大學士尋以疾卒
朴不花高麗人其先本王氏順帝后奇氏微時與同鄉井相依
倚及選入宮有寵爲第二皇后居典聖宮中生子名愛猷識理
達臘於是朴不花以闈入入事二皇后甚愛幸之情意膠固累
官資正院使資正院者掌后宮財賦出入者也至正末年京師
大饑疫民死者相枕藉朴不花欲要譽請於帝市地收瘞之自

南北兩城抵蘆溝橋掘深及泉男女異壙人以一屍至者隨給
 鈔數貫昇負相踵既覆土就萬安壽慶寺建無遮大會前後瘞
 者不下二十餘萬又於大悲寺修水陸大會三晝夜凡居民病
 者予之藥死不能斂者給以棺翰林學士張翥為文頌其事曰
 善惠碑時帝在位既久太子春秋日盛軍國事皆聽其臨決皇
 后欲謀專國使朴不花諭意丞相太平太平不答及太平罷乃
 獨用搠思監為丞相帝益厭政朴不花乘間用事與搠思監相
 表裏凡四方警報將臣功狀皆抑不上聞內外多解體又與宣
 政院使橐驢同惡相濟氣焰薰灼百官無不趨附者監察御史
 傅公讓等劾其奸邪當屏黜御史大夫老的沙以其疏聞二皇
 后執不可始終庇之尤固言者被左遷治書侍御史陳祖仁連
 日上太子書切諫臺臣大小皆辭職去於是不得已始為言於
 帝聽其暫退祖仁傳會侍御史李國鳳亦上書於帝謂朴不

花驕恣無上格權納賂狀帝怒國鳳祖仁皆坐免時老的沙持
 其事頗力言者不當罷奇氏乃請之於內帝以老的沙母舅
 故封為雍王造就國已而朴不花復倚奇氏勢起為集賢大學
 士崇政院使老的沙至大同帝密令孛羅帖木兒留之軍中是
 時搠思監朴不花方結驍廓帖木兒為外援怨孛羅帖木兒匿
 老的沙不遣遂誣孛羅與老的沙謀不軌詔削其官爵使解兵
 兩歸四川孛羅知非出帝意抗不奉詔宗王不顏帖木兒等力
 表其誣枉朝廷亦畏其強不可制復下詔數搠思監朴不花罪
 屏竄之以泄眾憤而復孛羅官爵然搠思監朴不花實留京城
 未遣也未幾孛羅令禿堅帖木兒稱兵向闕聲言清君側之惡
 駐于清河帝不得已執界之遂為孛羅帖木兒所殺事具孛羅

木兒
傳

本先帖木兒亦宦官也當順帝在位久溺於宴樂嘗自製龍舟於內苑自後宮至瓊花鳥往來遊戲水多膠塞不可舟命楚先督濬大內河道辭曰煩年以來天下反者十之半不宜從事焉遊宴興工作帝怒放之高麗改命宦者谷失蠻董之

且曰天有四星皇置闕宮北司禍唐常侍亡漢一丘之貉

千古同惋元史寥寥猶為彼善

帝師八思巴者土番薩斯迦人族款氏也昔史會要作巴思巴

自其祖朶粟赤以其法佐國主朝西域者十餘世八思巴生七

歲誦經數十萬言能約通大義國人號為聖童少長學富五明

故又稱曰班彌怛年十五謁世祖於潛邸與語大悅日見親禮

及即位尊為國師授玉印命創蒙古新字其字僅千餘其母

四合而成字者則有語韻之法而大要以諧聲為主書史會要云字之母

四十一耶葛阿滿阿滿阿滿阿滿阿滿阿滿阿滿阿滿阿滿阿滿

字切韻多呼之漢字母內則去西和門三二母合成一字如

天書三聲而無人聲輕則同平聲矣凡詔書宣教表牋並

以書寫其書右行其字方古嚴重按宋鄭樵七音書序云七音

之韻起音西域流入中夏梵僧欲以其教傳之天下故為此書

三韻百韻之遠一字不通之虞而音韻可傳華僧從而定之矣

雖鶴吸風聲鷓鴣鳴狗吠雷霆驚天蟲蟲過耳皆可譯也况人言

乎初得七音韻鑑一唱三歎番僧有此妙義而儒者未之聞及

乎研究制字考證諸聲然後知皇極史籀之書已具七音之

作先儒不得其傳耳據此則蒙古新字之制其所由來遠矣至

元六年新字成詔頒示天下加號大寶法王十一年請告還土

番留之不得以其弟亦憐真嗣建大護國仁王寺居焉十六年

八思巴死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
 真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命印造其新譯
 戒本五百部頒降諸路僧人十九年造八思巴舍利塔仁宗延
 祐五年更建殿於大典教寺給鈔萬錠英宗至治初詔郡縣建
 廟通祀其制視文廟有加泰定元年頒繪像於各行省為之塑
 像文宗至順三年給鈔五萬錠修其影殿自世祖建國以來即
 崇八思巴教於殿座上置白繖俗作傘一頂泥金書梵字其上
 謂鎮伏邪魔護安國利每歲二月望日迎引繖蓋周遊皇城謂
 與衆生被除不祥導迓福祉名朶思哥兒好事先期收樞密院
 八衛撥鼓手百二十人殿後軍五百人擡昇監壇漢關羽神位
 軍及雜用五百人宣政院所轄官寺三百六十所掌供佛像幢
 幡寶蓋車鼓頭旗三百六十壇每壇掌執二十六人鉦鼓僧十

二人大都路掌供金門大社一百二十隊教坊司雲和署掌家

樂嚮板杖鼓篳篥龍笛琵琶箏七種凡四百人典和祥和二
 署掌雜扮男女角戲共三百人儀鳳司掌漢人回鶻河西三種
 細樂每種各三隊凡三百二十四人諸執役者皆官給緞仗袍
 服金玉錦繡爭相夸耀排列三十餘里先二日於鎮國寺迎太
 子佛未出家時為太子故云遊四門後具儀仗入城帝師率梵僧五百人詣
 大殿建佛事本日恭請繖蓋奉安寶輿諸儀衛列殿前諸社直
 列崇天門外迎引出宮至慶壽寺具素食食罷從西宮門外垣
 海子南岸行至厚載紅門由東華門過延春門而西帝及后妃
 公主於玉德殿門外結綵為樓聚觀焉及送繖蓋還宮復置御
 榻上帝師仍率衆作佛事次日罷散累朝相沿無虛歲夏六月
 上都亦如之著為令 有膽巴者西番突甘斯旦麻人幼從西

天竺古達麻失利傳習梵秘得其法中統間入思巴薦之時懷
孟大早世祖命禱雨立下嘗咒飯投龍湫頃之奇花異果上尊
湧出波面取以上進世祖大悅至元十八年遣詣東海及濟源
廟修佛事時相桑哥忌之不能容力請西歸既復召還謫置州
州時樞密副使月的迷失鎮潮州其妻得奇疾膽巴以所持珠
珠加其身即愈又自言還朝期果驗元貞間海都犯西番界成
宗命禱於摩訶葛刺神已而捷書數至成宗疾禱之遂愈賜予
甚厚分御前校尉為之導從成宗北巡命膽巴駕象輿前往迺
雲州語諸弟子曰此地有靈怪恐驚乘輿當密持神咒以厭之
未幾風雨大至眾咸震懼惟幄殿無虞大德七年卒大德開經
事太子病癱薨卜魯罕皇后遣人問曰我夫婦崇信佛法以師
事汝止有一子寧不能延其壽耶答曰佛法猶如燈籠風雨
乃可敬若燭盡皇慶間遣號大覺普惠廣照無上大師

楊璉真珈西番僧也未詳其所由進至元十四年世祖用為江

南釋教總統及桑哥專政相與表裏為奸怙恩橫肆威焰燦人
窮驕極淫不可具狀初杭城有長寺乃魏憲靖王墳寺寺僧
欲媚楊陰獻之旋發王家多得金玉楊心艷之二十二年正月
遂發宋諸陵寢按本紀作十五
年事今從綱鑑有中官羅銑者守陵不去眾以
戈逐之銑號慟躍出先啓寧宗理宗度宗楊后四陵攫珠襦玉
柙惟理宗陵所藏寶器尤夥含珠有夜明者其屍如生乃倒懸
樹間瀝取水銀截其頂為飲器或云番俗以得帝王髑髏可辟
邪致富故為盜去大政紀云洪武三年命北平守將訪索頂骨
所在果得西僧廬中既送至遣使葬之紹興
永穆已而復發徽欽高孝光五帝并孟章吳謝四后陵先是徽
欽葬五國城數遣使請於金凡六七年後許以梓宮還行在比
至即承以櫛納衾冕聳衣於櫛中而不改歛至是被發二陵皆

續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雜錄 雜行

空無一物方知遺骸實未還也高宗骨髮盡化孝陵亦蛻化無餘止存頂骨小片惟光寧與諸后皆儼然如生陵中金錢以萬計皆為屍氣所蝕如銅鑊狀以故諸番僧棄置道旁多為村民所得梓宮皆藉以錦錦下承以竹絲篔取者往往擲地有聲蓋金絲所織云語出周密未幾楊下令焚其齒雜置牛馬枯骸中建白堦於杭故宮以厭勝之名曰鎮南堦後順帝時張士信杭民皆悲戚不忍仰視詔以宋陵冢所得金銀寶器修天衣寺民皆悲戚不忍仰視詔以宋陵冢所得金銀寶器修天衣寺事獨杭雜稱云會稽有唐臣者字玉潛家貧徒養母聞發陵事獨杭雜稱云會稽有唐臣者字玉潛家貧徒養母聞發陵酬少年起請曰君儒者且貧意將何為具以告願收遺骸共奉之眾思事露王曰今四郊多暴骨取竄以易誰復知者乃斲文木為匣復黃絹為囊分委而散造之絕地以藏為文甲仍出自金甌泉且戒勿泄遇寒食則私往祭焉又於宋常朝殿攝冬青樹植於所兩土上遂昌鄭元祐云宋太學生林德陽號壽山常楊發諸陵時德陽故為杭丐者背竹筐手挾竹夾遺物即以來投篋中備救高孝兩朝骨為兩副貯之楊後又發歸其於永嘉按二說各本或云林名景照字德陽

以... 宮... 有... 寺宋毀之為南郊皆勝地也宜復為寺... 帝從其請發諸衛軍六千八百人代其營造二十二年朝命以江南廢寺土田為人占據者悉付楊璉真珈修寺又命遣發宋宗戚謝儀孫全允堅趙沂趙泰等入京師已又從其言毀宋宮室為堦者一為寺者五由是益恣橫戕殺平民受獻美女無算甚至攘民田畝盜取金銀珠玉動以數十萬計他所藏匿未露者弗論也二十八年二月侵盜官鈔十一萬六千二百錠田二萬三千畝私庇平民不... 公賦者二萬三千戶詔逮問籍其田廬妻子南臺中丞亦力... 合請急誅以謝天下帝不允諱且釋之并給還其人士仍錄其子宣政院使暗晉為江浙左丞後以民怨沸騰乃罷去時江南民五十餘萬楊璉真珈

皆籍為佃戶成宗大德三年從省臣言始放為民 有必蘭納識里者初名只刺瓦彌的哩北庭感木魯國人幼熟畏吾兒及西天書長能貫通三藏暨諸國語大德六年奉旨從帝師受戒于廣寒殿代帝出家賜今名皇慶中命繙譯諸梵經典賜銀印授光祿大夫是時諸番朝貢表牋無不識者皆令必蘭納識里譯其字以進嘗有以金刻字為表者帝遣視之必蘭納識里隨取案上墨汁塗金葉審其字命左右執筆口授表中語及使人名氏與貢物數上之明日有司閱其色與所賞重譯之書無少差眾服其博識而竟莫測其所從也至治三年改賜金印特授沙律愛護持且命為諸國引

王順五年又賜... 與安西... 嚴經... 西番字則

有不思議禮觀經通若干卷有司藉其家得人畜土田金銀貨貝錢幣邸舍書畫器玩以及婦人七寶器具價直鉅萬云

珈璘真亦西番僧善秘密法時順帝習西天僧運氣術號演揲兒法猶言大喜樂也至正十三年丞相哈麻復陰進珈璘真於帝謂帝曰陛下雖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帝又習之亦名雙修法皆邪妄術也於是以前璘真為大元國師西天僧為司徒各取良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帝日從事其法更易衣冠與哈麻秃魯帖木兒等相與圓戒甚至白晝裸處號所居室曰萱即兀該猶言事事無碍也乃大興布施歲增金三十八錠銀三百三錠帛六萬一千六百餘匹撥山東地十六萬二千頃賜之為

水業等教帝廣選宮女三聖奴妙樂奴文殊奴等一十六人按
舞名天魔舞少室山房筆叢云天魔舞唐時樂于建首垂髮數
宮詞云十六天魔舞袖長不始元末也
辯戴象牙佛冠身披瓔珞大紅絹金長裙短襖雲肩合就大衣
綬帶鞋襪皆星文霞采各執加巴喇般之器內一人執鈴杵奏
樂又選宮女十一人練繩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巾窄衫所奏樂
用龍笛頭管小鼓箏琵琶胡琴響板等珈璘真入宮讚佛則
按舞奏樂宮官受秘密戒者方許入餘不得預帝由是荒樂不
聽政羣盜肆起以訖於亡按元起朔方固已崇尚佛教及得
西域世祖以其地險遠民犷悍難制思所以其俗以柔服其人乃
禪懸土番地設官分職盡領之帝師初立宣政院正使而下必
以僧為副帥臣以下亦必僧俗並用軍民皆屬統理於是帝師
授下印國師給金印其宣命所至與朝廷詔敕並行西土之及

中夏務屈法以順適其意遇帝師死必遣中書大臣馳往迎取
一人為嗣自八思巴亦憐真而後至元十九年以答耳麻八刺
刺吉塔為帝師統諸國釋教二十二年命帝師也憐巴哈失甲
自羅二思八等遞藏佛事於萬安興教諸寺次年以亦攝思憐
為帝師作佛事於玉塔殿二十八年以乞刺斯八斡節兒為帝
師輦真木納思為諸路釋教都總統成宗大德八年以輦真監
藏為帝師踰年死命相加班代之特製寶玉五方佛冠雙龍盤
紐玉印為賜仁宗皇慶元年以藏不班巴為帝師板的答為國
師賜鈔萬錠延祐三年以公哥羅古羅思監藏班臧卜為帝師
仍詔示天下英宗即位以牙入的里為元永延教三藏法師泰
定間帝師弟公哥亦思監將至命省官持牛酒郊勞其兄瑱南
臧卜遂尚公主封白蘭王順帝至元二年徵西僧加刺麻至京

號灌頂國師並賜玉印其奉詔而在塗也則乘傳累百所過供億無敢慢比至京則敕太府假法駕半仗為前導省院臺官而下並用每歲二月迎佛威儀往送且命禮部尚書專督祇候及其死而歸葬舍利又命朝臣出郭祭餞詔出贖金五千兩銀一萬五千兩錦綺一萬七千匹每帝將立必先詣帝師所受佛戒九次方正大寶后妃公主無不膜拜正衙朝會百官班列帝師專席坐隅其在彼國者降詔褒答則令章佩監絡珠為字錄云累朝踐作必布告天下惟詔西番者以粉書其字於青繪而繡以白絨網以真珠其御寶則純用珊瑚遣使張於帝師所居處凡歲時祝釐祈禱號稱好事其目不一大者如中統三年作佛頂金輪會於聖安昊天二寺七晝夜賜銀萬五千兩至元二年

詔各路設三學講三禪會七年大修佛事於瓊華島九年集都城僧誦大藏經九會十三年設資戒大會於順德府開元寺十

六年敕諸國教師禪師百有八人即聖壽萬安寺設齋圖戒賜衣二十二年集諸路僧四萬於西京普恩寺作資戒會七日夜二十三年命西僧遊歲佛事於萬壽山三十會明年又作佛事於大殿寢殿及五臺山三十三會二十五年命亦思麻等七百餘人坐靜於大護國仁王寺凡五十四會二十七年命帝師靜於厚載門及桓州雙泉等所七十二會成宗初以國忌飯僧七萬武宗至大元年啓水陸大會於昊天寺英宗即位大典佛事於文德殿四十日已修秘密法會於延春閣鎮雷法會於京城四門至治三年詔天下諸司集僧誦經十萬部又於京師萬安慶壽聖安普慶四寺揚子江金山寺五臺山萬聖祐國寺建水陸大會泰定元年命西僧修佛事於壽安山曰星吉思乞刺曰闍兒魯串卜曰水朶爾麻曰颯間卜里喃家經三年乃罷又

修黑牙蠻答哥佛事於水晶殿燒壇佛事於延華閣文宗至順元年四月作佛事於仁智殿歲終乃罷順帝至元二年創大覺海寺塑千佛於其內至正七年興聖宮作佛事賜鈔二千錠十四年命加喇麻選僧百有八人修朵思哥兒好事嘗以泥作小浮屠或十萬至二三十萬名曰擦擦其大者實以七寶珠玉或一所以至七所名曰答兒剛先是至元中內廷佛事之日僅百有二至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其目增至五百有餘延祐四年宣徽院會計歲供其費以斤計者用麩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酥二萬一千八百七十蜜二萬七千三百他物稱是至累朝賜予尤爲無度其大者如中統初賜慶壽海雲二寺陸地五百頃大德五年賜興教寺地一百頃上都乾元寺地九十頃萬安寺地六百頃南寺地百二十頃皇慶初賜大普慶寺

廣田八萬畝邸舍四百間置泮梁平江等處田賦提舉司專掌

諸寺貲產又賜崇福寺河南地百頃上都開元寺江浙田二千頃普慶寺益都田七十頃至治初大永福寺成賜金五百兩銀二千五百兩鈔五十萬貫雜絲萬匹又賜西番撒思加地僧金千兩袈裟二萬襲已命帝師受具足戒賜銀幣各鉅萬至正十二年建清河大壽元忠國寺以浙江廢寺田歸之其所給地畝率多強占民業僧徒猶貪利無厭營結近侍奏請布施齋要求百端歲需費以千萬計且因好事奏釋罪囚凡殺人作姦之徒悉皆蠶緣幸免甚或取空名宣敕用爲布施而任其人賞罰皆由其手其弟子之佩司空司徒國公印及金字圓符者前後相望怙勢恣睢爲害不可勝數至大元年上都開元僧強奪民薪民訴諸留守李璧璧方詢其由僧遽率黨持白挺入公府隔

案引壁髮碎諸地曳歸幽之空室久乃得脫奔訴諸朝僧竟遇
 赦免未幾其徒龔柯等與諸王合兒八刺妃爭道拉妃墮車箠
 撲交下事聞亦釋不問而宣政院方取旨凡毆西僧者殺其手
 詈者斷其舌賴仁宗在東宮言此法古所未聞有乖國典奏寢
 其令以故楊璉真珈肆惡於前伽璘真導淫於後雖歲舉好事
 亦奚禱於享國長久之道論者謂元之亡實亡於僧云

丘處機登州棲霞人自號長春子輟耕錄云字通密祖見時有

相者謂其異日當為神仙宗伯年十九為全真學於寧海之崑

崙山與馬鈺譚處端劉處玄王處一郝大通孫不二同師重陽

王真人重陽一見大器之宋金末各遣使來召不赴歲己卯大

祖自乃蠻命近臣劉仲祿持詔求之處機一日忽語其徒使治

裝曰天使至我當行翌日果至乃與弟子十八人同往明年

州經數十國涉地萬餘里自崑崙歷四載始達西域之雪山常

馬行深雪中馬上舉鞭試之未及積雪之半既至太祖大悅賜

食設廬帳甚飭時方西征日事攻戰處機每言欲一天下者必

不嗜殺人及問為治之方對以敬天愛民為本問長生久視之

道告以清心寡欲為先太祖深契其言命左右書之且以訓諸

皇子於是錫以虎符副以璽書不斥其名惟曰神仙輟耕錄云

掌管天下道教太祖感雷震以問處機對曰雷天威也人罪莫大於不

孝不孝則不順乎天故天威震動以警之陛下宜畏天威明孝

道以導有眾太祖善之一日太祖大獵于東山馬踏處機請曰

天道好生陛下春秋高數畋獵非宜太祖為之罷獵常喪亂之

餘民靡俘獲者無所避處機還燕使其徒持牒招求河南北間

由是被掠為奴者得復為良與濱死而幸更生者亡慮二三萬

人輟耕錄云處機自行在歸道由宣德一富家新居落成禮致

戶壁牆上毀數處而由主人再拜希解答曰爾屋完矣美矣完

其毀而欲定克保全之則爾與子孫榮惑犯尾其古在燕處機

禱之果還舍歲早禱之期以三日雨當名瑞應已而亦驗改賜

所居名長春宮且遣使勞問曰朕嘗念神仙神仙母忘朕也六

月浴于東溪越二日天大雷雨太液池水入東湖聲聞數里魚

鱉盡去池遂涸而北口高岸亦崩處機嘆曰山其摧乎池其涸

乎吾將與之俱乎卒年八十書史會要云處機行草宗黃山谷其徒尹志平奉

璽書襲掌其教至大間賜金印四傳至祁志誠居雲州金閣山

丞相安童嘗過訪之志誠告以修身治世之要安童感其言故

自入相一以清靜忠厚為主及罷還第退然若無與於世者其

後安童復被名辭不可再往決焉志誠曰昔與子同列者何人

今同列者何人安童悟入見辭曰臣昔為宰相年尚少幸不失

陛下事者丞佐皆臣所師友今事臣者皆進與臣俱則臣之為

政能有加於前乎世祖曰誰為卿言對曰祈真人世祖嘆異之

後其徒苗道一副全真教

正一天師者始自漢張道陵其後四代曰盛來居信州龍虎山

傳至三十六代宗演當至元十三年世祖已平江南遣使召至

昔歲已未朕次鄂渚嘗令王一清往訪卿父卿父報朕曰後三

十年天下當混一神仙之言驗矣命坐賜宴特賜玉芙蓉冠組

金無縫服號演道靈應冲和真人領江南道教仍給銀印命取

其祖天師所傳玉印寶劍觀之語侍臣曰朝代更易不知其幾

續弘明錄

卷四十一

行

而此劍印傳子若孫尚至今日其果有神明相之乎特建天師
正一祠於大都令宗演居之踰年請還山二十九年卒子與棣
嗣與棣卒元貞元年弟與材嗣授太素凝神廣道真人潮陽鹽
官海鹽兩州為患最甚與材略施其術一夕大雨震電明早見
有物魚首龜形者磔於水齋潮患遂息大德八年授正一教主
主領三山符籙武宗至大初入覲加金紫光祿大夫封留國公
改賜金印卒子嗣成嗣仁宗延祐三年加太虛輔化體仁應道
大真人掌道教如故輟耕錄云宋李城信州掘土處為濠百畝
許在郡南曰南池池旁可居達魯花赤滅
敵據有其地每春夏之交群蛙聒耳會與材朝京回因以告乃
朱書符篆新瓦上使人投池中戒之曰汝姓母再喧自是寂然
少入龍虎山為道士相者目為神仙宰相從宗演入朝世祖與
語稱旨留侍闕下授江南諸路道教都提點世祖嘗親祠曜殿
皇太子侍忽風雨暴至眾駭懼留孫禱之立止又嘗次日月山
順聖皇后得危疾急召留孫請禱既而后夢有朱衣長髯從甲
士導朱輦白獸行草間覺而異之以問留孫對曰甲士導輦獸
者臣所佩法錄中將吏也朱衣長髯者漢祖天師也行草間春
時也中宮之疾其及春而瘳乎后命取所事畫像進觀之果如
夢中所見帝大悅欲命為天師留孫固辭不敢乃號為上卿命
尚方鑄寶劍以賜建崇真宮於兩京俾居之專掌祠事授玄教
宗師賜銀印又特官其父至江東道同知宣慰司事時天下大
定世祖思與民休息留孫每待詔因論黃老治道貴清靜聖人
在宥天下之旨深契上意上將拜完澤為相命筮之得同人之
豫留孫曰柔得位而進乎乾君臣之合也豫利建侯命相之事
也何吉如之帝意始決每歲於長春壽寧二宮命作醮事奏赤

章於天或五七晝夜又嘗命祀星祭斗大德中加同知集賢院

道敎事追封其三代皆魏國公武宗初名見升大真人知集賢

院位大學士上尋加特進進講老子推明謙讓之道仁宗即位

加開府儀同三司諭近臣曰累朝舊德僅餘張上卿耳賜號輔

成贊化保運神德真君授玉印英宗初命修法事於崇真宮至

治元年卒其徒吳全節嗣虞集神道碑云留孫以老子之道口

非有輔相之位而常與國政有宿師之貴而無職守之責居富

貴之極而不易寒儉之素歷任累朝垂四十年為朝廷宮掖中

外所全節字成季書史會要饒州安仁人年十三學道龍虎

山後從留孫至京師成宗初每幸上都命給廬帳車馬廩餼俾

侍行大德十一年授玄敎嗣師賜銀印至大三年賜七寶金

冠織金文服贈其祖昭文館大學士封其父司徒饒國公名所

居鄉曰榮祿里曰具慶既嗣繼嗣授特進上卿玄敎大宗師崇

文弘道立德真人總攝江淮荆襄等處道教知集賢院道敎事

玉印一銀印二并授之泰定三年命修醮事于龍虎三節閣皂

諸山生平好與賢士大夫交其推轂善類振窮周急頗有俠槩

卒年八十二其徒夏文泳嗣文通曰其徒太玄真人領敎事至元五年

真大道敎者金季道士劉德仁所立也其敎以苦節危行為要

不妄取於人不苟侈於己五傳至鄆希誠居燕京天寶宮見知

憲宗始名其敎曰真大道授希誠太玄真人領敎事至元五年

世祖命其徒孫德福統轄諸路真大道改賜銀章又三傳至張

志清其敎益盛授演敎大宗師凝神冲妙玄應真人志清事親

孝尤耐辛苦制行堅峻東海珠牢山舊多虎志清結茅其上虎

皆避徙然頗為人害志清曰是吾奪其所也遂去之後居臨汾

地大震城郭廬舍摧壓死者不可勝計獨志清所居裂為二無

少損朝廷重其名給驛致之掌教事志清舍傳徒步至京師深居簡出時人罕識其面競畫為圖以相傳焉

太乙教者始金天眷中道士蕭抱珍傳太乙三元法錄之術因名其教曰太乙四傳至蕭輔道世祖在潛邸聞其名召至和林賜對稱旨留居宮邸以老請授弟子李居壽掌教事至元十一年建太乙宮于兩京命領祠事禋祀六丁以繼太保劉秉忠之法賜太乙掌教宗師印十六年十月辛丑以月而元辰救居壽作祠醮奏赤章於天五晝夜事畢請間言皇太子春秋鼎盛宜參預國政世祖喜曰行將及矣明日下詔太子參決朝政數月明年正月朔建醮長春宮凡七晝夜歲如例以居壽為之主

按元時尊信桑門之術益重釋而輕道世祖初諭真人祈志誠史記道藏安為經文再命樞密副使張易參校道書易言准

為經為老子所著餘皆焚毀殆盡近世流傳道家言辭旨淺民多竊佛氏語大抵皆後人臆撰非太上微言真諦也然幸其

教當時尚存不滅自正一天師相沿歷代故事襲爵賜號而外如憲宗元年以道士李真常掌道教事中統二年命煉師王道

歸築道觀于真定賜名玉華宮享睿宗御容於其內尋遣道士嘗洞春代祀東海至元元年名衛州太乙度師李居素赴闕賜

第一區額曰太乙廣福萬壽宮自後每逢正旦設周天金錄醮于長春宮或五七晝夜時作時罷五年詔二分二至及聖誕日

祭星七年築昭應宮于高粱河崇奉老子十四年遣真人李德和代祀濟瀆十七年遣官持香帛詣信州龍虎山臨江閣名山

建康三茅山設醮以上清四十三代宗師許道祀祈禱有驗命別主道教明年命六祖李全祐祭斗名三茅山三十八代宗師

蔣宗瑛法師劉道真入朝問祀太一法二十八年遣真人張志
仙致禱東北海嶽雖稍加信禮而江南諸路聖祖天尊祠蓋已
撤毀成宗元貞元年始詔道家復行金錄科範於天下開建醮
事于延春閣壽寧宮兼祭太陽太歲火土等星于司天臺紫微
星于雲仙臺建五福太一神壇時賜天師張與棟宗師張留孫
真人張志仙等玉圭各一英宗初祭道甲神于香山祭星于司
天監凡四十晝夜其教漸興及郃陽道士劉志先以妖術煽亂
復禁度牒符籙泰定二年始重頒道經於天下名山宮觀遣中
使代祀龍虎武當二山文宗天曆二年命道士毛穎達祭道甲
神于大都西山上都南屏山至順改元賜余真教主苗道一神
仙符命金印次年召亳州太清宮馬道逸汴梁朝天宮李若訥
河南嵩山趙亦然各率徒衆赴闕修普天皇籙大醮順帝在御
親臨西僧禱祀之說不見於史冊終元之世道教不絕如綫云

冊曰釋主無我絕貪嗔癡元崇其號意在羈縻全真正一
彼法所囓天魔演撰終獲厥基自古外道奚裨聖治

田忠良字正卿其先趙城人金章徙中山通儒家雜家言嘗識
太保劉秉忠於微時秉忠薦之世祖遣使召至帝視其狀貌頗
謂侍臣曰是雖以陰陽家進必將爲國用俄指西序第二人謂
忠良曰彼手中握何物曰鷄卵視之果然又曰朕有事縈心汝
可知否曰當是一名僧病耳帝曰然國師也遣奉御送至司天
臺給筆札命秉忠試星曆遁甲諸書司天諸生皆罕及詔授太
史官帝曰朕用兵襄樊累年不決奈何忠良對曰在酉年矣至
元十一年元帥阿里海牙入朝請益兵十萬渡江朝議難之帝
密問曰汝試筮之濟否曰濟帝御幄殿侍臣甚衆顧忠良曰今

拜一大將取江南朕心已定果何人邪忠良環視左右目一人

曰是偉丈夫可屬大事帝笑曰此伯顏也七月十五夜白氣貫

三台帝問何祥曰三公其亡乎未幾劉秉忠卒藏書云世祖嘗問劉秉忠曰建

謂河東最佳對曰上都國祚短民風淳大都國祚長民風淫遂定都燕及築京城開基得一巨穴內有紅頭蟲數萬世祖問曰

此何祥也秉忠曰異時代國家者乃此物也帝出獵于御林駐輦名忠良曰朕有所

遺汝知何物曰其數珠乎明日二十里外當有持之來獻者已

而果然帝問忠良南征將士能渡江否勞師費財朕甚憂之忠

良曰明年正月當奏捷至期果取鄂州帝不豫名忠良謂曰或

言朕今歲不嘉汝術云何曰聖體行自安矣閏月帝疾愈賜銀

五百兩車駕清暑上都遣使來召曰叛者寢入山陵久而不

汝與丞相和禮霍孫率眾往視之比至山陵如故俄叛兵大至

賜之二臣忠良引眾夜歸敵殊不覺和禮霍孫以為神自於帝賜黃金十兩海都犯邊遣皇子北平王那木罕丞相安童征之

忠良奏曰不吉將有叛者帝不悅及諸王昔里吉果劫皇子丞

相入海都帝召忠良曰誠如汝言汝可祀神致禱曰無事於神

皇子未年當還後果然車駕駐龍興北忠良奏曰昔里吉之叛

以安童之食不及彼也今宿衛士日食一瓜豈能充饑竊有怨

言矣帝怒管主膳者俾均其食汴梁河清三百里帝曰憲宗生

河清朕生河又清今河復清何邪曰應在皇太子帝曰是不妄

言殆有徵也命為太常丞少府為諸王昌童建宅於太廟南忠

良仆其柱少府奏之帝以問忠良對曰太廟前豈諸王建宅所

邪帝曰卿言是也又曰太廟前無馳道非禮也即敕中書闢道

有事于太廟或請牲不用牛忠良曰梁武帝用麋為犧牲後如

何邪帝將征日本命擇日出師忠良奏曰僻陋海隅何足勞天

通引傳錄 卷四十一
戈不聽請建太社于朝右建郊壇于國南遷太常卿大德元年
升昭文館大學士兼太常太卿成宗崩丞相阿忽台等懷異謀
將奉皇后教祔成宗於廟忠良爭曰嗣皇帝祔先帝於廟禮也
皇后教非制也阿忽台怒曰制自天降邪汝不畏死敢沮大事
良竟不從武宗卽位進司徒奏言郊祀國之大典今南郊之
已行而未備北郊之禮尚未舉行今年冬至祀天請以太祖
明年夏至祭地請以世祖配制可仁宗皇慶初命詣眞定玉
宮祀睿宗御容卒封趙國公諡忠獻

康字汝安號明遠潭州湘潭人早孤力學旁通術數宋亡隱
山中至元十四年世祖遣中丞崔彧使南嶽就訪隱逸彧兄
爾參政崔斌言康學通天文地理彧還具以聞遣使召康與
詣詣上都見帝親試所學皆驗授著作佐郎以內嬪松大人
妻之凡召對禮遇殊厚十八年康上奏歲壬午太一理良宮主
大將客參將囚直符治事正屬燕分來春京城常有盜兵事于
將相者次年三月盜果起京師殺阿合馬等帝欲征日本命康
推之奏曰南國甫定民力未蘇且今年太一無算舉兵不利遂
罷兵嘗賜太史院錢分千貫與康不受衆服其廉久之乞歸田
里優詔不許官至秘書監丞

靳德進其先潞州人後徙大名父祥師事陵川郝溫兼善星曆
金末兵亂與母失母悲泣而盲祥訪得之砥其目百日復明人
稱其孝初劉敏行省燕京祥寘幕下時藩帥得擅生殺無辜
者多賴祥以免卒論安靖德進爲人材辨幼讀書通大義父歿
益自刻勵尤精星曆之學世祖命太保劉秉忠選太史官屬德
進以選授天文星曆卜筮三科管勾凡交蝕躔次六氣侵診所

言休咎輒應時因天象進規諫多所裨益累遷秘書監掌司天
臺事從征乃顏揆日時率中機會諸將欲勦絕其黨德進獨陳
天道好生請緩師以待其降又奏言叛者多為妖言所惑致謀
不軌宜括天下術士設陰陽教官使訓學者仍歲貢一人帝從
之著為令成宗以皇孫撫軍北邊遣德進從行北攻戰取勝皆
豫尅期日無不驗者成宗即位歷陳世祖進賢納諫咨詢治亂
之原帝嘉之授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領司天臺事都城以
荻苦廩或請以瓦易之帝以問德進對曰若是役驟興物必踴
貴民力幾何臣未見其可議遂寢收中書自今凡集議政事必
使德進預焉尋以病丐閒仁宗在東宮特令中書留之會車駕
自上京還召見曰海行宮授中書右丞議通政院事領太史院
如故以疾卒于位追封魏國公諡文穆

愛薛西域弗林人

寰宇記云大秦國一名弗林在西海西

通西番諸部語工堪

醫藥每試多奇驗世祖嘗詔都城大作佛事集教坊妓樂儀仗
迎導愛薛奏曰高麗新附山東初平江南未下天下疲敝此等
無益之費甚無謂也帝嘉納之從獵保定從容於帝前語俱給
之民曰得無妨爾耕乎帝為罷獵伯顏平江南還姦臣有飛語
讒之者愛薛叩頭力諫始得解累官翰林學士承旨

許國禎字進之絳州曲沃人世業醫國禎尤精其術世祖在潛
邸徵至瀚海留掌醫藥莊聖太后有疾國禎治之刻期而愈太
后時年五十三遂以白金錠如年數賜之伯撒王妃病日治者
用鍼悞損其明世祖怒欲坐以死國禎從容進曰罪固當死然
原其情乃恐怖失次所致苟誅之後誰敢進者世祖意解且獎
其直謂可作諫官世祖嘗過飲馬渾得足疾國禎進藥味苦却

不服國禎曰古人有言良藥苦口利於病患言逆耳利於行已而足疾再作名入視世祖曰不聽汝言果困斯疾對曰良藥苦口既知之矣忠言逆耳願留意焉世祖大悅命提點太醫院事帝與近臣言及勲舊大臣因謂國禎曰朕昔出征大理同履艱難者惟卿輩數人在爾超拜集賢大學士卒諡忠憲初國禎母王氏亦以能醫侍莊憲太后又善調和凡四方所獻珍膳旨酒皆命掌之太后閱其勞賜真定宅一區歲給衣糧終身國禎由是家焉子展字君輔幼從父入禁庭進退莊重世祖喜之俾入備宿衛尋授尚醫太監桑哥專政數忌譖之帝不聽及桑哥敗繫於左掖門帝命展往唾其面辭不可帝稱其厚賜白玉帶曰以汝明潔無瑕有類此玉故以為賜成宗初加中書右丞著太常事以足疾不能行特敕乘小輿入禁中診視後足益弱不可出每服藥使近侍即其家問焉卒封趙國公諡僖簡

刑曰緯侯不經陰陽多忌旁究岐雷亦云利濟小道可觀乃述方技

孫威渾源州人幼沈鷲有巧思授雲中義軍千戶以驍勇稱善為甲嘗以意製蹄筋翎根鎧上獻太祖親射之不能穿大悅授順天諸路甲匠都總管從攻鄒乾等州突戰不避矢石帝勞之曰汝縱不自愛獨不為吾甲冑計乎因命諸將衣其甲者問曰汝等知所愛重否諸將對皆不合上意太祖曰能捍蔽爾輩以與我國家立功者非威之甲邪即出錦衣賜之威每從戰伐恐民有橫被屠戮者輒以蒐簡工匠為名多所全活卒贈神川郡公諡忠惠子拱初為監察御史後襲父職巧思過其父嘗別製疊盾其法張則為盾歛則合而易持世祖謂古所未有賜之

幣帛丞相伯顏南征以甲冑不足詔諸路集匠民分製拱董順
天河間甲匠先期畢工具象虎獅豹異獸之形各殊其製累官
益都路總管卒贈大司農諡文莊

阿老瓦丁西域木發里人至元八年世祖徵礮匠阿老瓦丁與
其徒亦思馬因應詔馳驛至京師給官舍命首造大礮監五門
前試之所向徹數十重大軍渡江平章阿里海牙遣使求礮手
命阿老瓦丁往監造破潭州靜江等郡悉賴其力授阿鵬礮手
軍匠副萬戶皇慶元年卒 亦思馬因西域旭烈人與阿老瓦
丁同徵至京從攻襄陽未下亦思馬因相地勢置礮于城東南
隅重一百五十斤機發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入地深七尺許
及渡江宋擁舟師迎戰于南岸陳礮擊之舟悉沉沒每戰輒利
以功授回鶻礮手總管未幾卒以其子布伯襲衍長補云此造
礮之始也

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疑卽此制度

阿尼哥尼波羅國人也其國稱之曰八魯布幼敏悟異凡兒稍
長習佛書期年卽通大義同學有爲繪畫粧塑業者讀尺寸經
阿尼哥聞之卽能記誦長善畫塑及範金爲像中統元年命帝
師入思巴建黃金塔于土番尼波羅國選匠百人往阿尼哥年
十七請行衆以其幼難之對曰年幼心不幼也帝師一見奇之
命監其役明年塔成請歸帝師挈入朝乃祝髮受具爲弟子從
帝師入見帝視之久問曰汝來大國得無懼乎曰聖人子育萬
方子至父前何懼之有又問汝來何爲曰臣家西域奉命造塔
土番二載而成見彼土民不堪命願陛下安輯之故不遠萬里
爲生靈來耳又問汝何所能曰臣以心爲師頗知畫塑鑄金之
藝帝命取明堂針灸銅像示之曰此安撫王機使宋時所得歲

久闕壞其能新之乎曰臣雖未嘗爲此請試之像成闕隔脉絡皆備金工嘆其天巧莫不媿服凡兩京寺觀之像多出其手善作七寶鑲鐵法輪車駕行幸用以前導原廟列聖御容皆織錦爲之圖畫弗及也始授人匠總管詔返初服領將作院事命製飾銅輪儀表刻漏累加司徒卒諡敏慧有劉元者字秉元薊州寶坻人始爲黃冠師事青州把輟耕錄道錄傳其藝非一後從阿尼哥學西天梵相亦稱絕技當世祖時凡兩都名刹塑土範金博換爲佛像出元手者神思妙合天下稱之博換者幔帛之已而去其土髹帛儼然成像輟耕錄云一名脫派其上都三皇像尤古粹識者謂其造意得三聖人之微仁宗兩賜宮女爲妻命以官長其屬行幸必從嘗敕元非有旨不許爲人造他神像大都南城作東嶽廟元造仁聖帝像巍然有帝王之度其侍臣像久之未措手適閱青圖書見唐魏徵像矍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爲相臣遽走

廟中卽日成之觀者咸嘆異其所作西番佛像多秘密人罕得見官至昭文館大學士

迦魯納答思畏吾兒人通天竺教及諸國語世祖召入朝命與國師講法國師西番人言語不通從習其法及言與字替年譯西天西番經論成書西南小國星哈刺的威二十餘種來朝迦魯納答思於帝前敷奏表章諸國驚服朝議興兵討蓮國羅斛馬八兒俱藍蕪木都刺諸國奏曰此皆蕞爾地縱得之何益若煩王師徒殘民命莫若遣使諭以禍福不服而攻未晚也帝納其言降者二十餘國累擢翰林學士承旨成宗初拜大司徒

冊曰一藝心專於用亦匠製鑿治鑿匠工事爾上公寵諡曰僭曰參名器之襲爲後世

韓林兒真定樂城人父山童自其先以白蓮會燒香惑眾謫徙
 永平順帝至正初山童倡言天下將亂彌勒佛下生明王出愚
 民翕然信之既而棗陽民張氏婦生子甫歲周暴長四尺許容
 貌異常番腹擁腫見人嘻笑如俗所畫布袋和尚者時至正九
 年四月也於是河南江淮間民騷然欲動黃河南徙帝用賈魯
 策鑿求禹故道山童陰作石人一眼埋之當道鐫其背曰石人
 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河丁掘得之相驚詫潁州妖人劉福
 通因詭言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走海外得還當為中國主我
 劉光世後合輔之與其黨杜遵道盛文郁羅文素韓咬兒聚眾
 于白鹿莊刑黑牛白馬誓告天地謀為亂縣官聞而捕之十一
 年辛卯五月福通遂起兵以紅巾為號官兵捕之急山童被禽
 其妻楊氏及子林兒逃匿武安山時蕭縣人李二史號芝蔴李

藏書術李

亦以燒香聚眾與其黨趙均用彭早住攻陷徐州惟福通黨尤
 盛不可制不數月拔潁州據朱臯破羅山上蔡真陽確山舞陽
 葉縣及汝寧光息等州眾至十萬朝廷患之丞相脫脫請以其
 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帥諸衛大軍往討復上蔡禽韓咬兒
 送大都誅之明年帝命脫脫親征徐州李二敗死早住均用走
 濠州一稱魯淮王一稱承義王二人互爭確長未幾早住中流
 矢死均用尋依福通兵勢益振十五年福通自礪山夾河求得
 林兒立為帝又號小明王都亳州偽號宋改元龍鳳其母楊氏
 稱皇太后遵道文郁稱丞相福通與文素稱平章拆鹿邑太清
 宮材建宮闕其詔有云韞玉鑿于海東取精兵于日本虎賁遵
 道得寵專威福福通使甲士搃殺之自為丞相稱太保會滁陽
 郭子興卒林兒招其諸將授子興子為元帥朱元璋即明太祖張天

祐為副元帥皆奉龍鳳紀年

後子與子及天祐渡江與元兵戰皆敗死

詔河南平章

答失拔都魯統兵討之與福通戰于長葛敗績退走中牟會同

知樞密院事劉哈刺不花來援福通少却答失乃整兵復敗福

通于太康進圍亳林兒走安豐明年偽宋將李武崔德破潼關

入陝虢拔其城義兵元帥察罕帖木兒引兵至武等望其炊烟

畏兵眾不敢逼還掠安邑察罕追感至下陽眾遁去十七年偽

宋將毛貴陷膠州王士誠據山東李武崔德破商州攻武關徑

趨長安三輔震動察罕提兵入潼關大敗之乃遣毛貴破萊州

益都般陽諸路擁眾圍濟南時董搏霄為山東宣慰使以兵救

濟南敗貴于城下大挫其鋒未幾義兵萬戶田豐叛降貴貴勢

復振遂陷濟寧入東昌福通謀取汴分軍三道關先生破頭潘

馬長舅少劉一取晉冀白不信大刀放李喜喜取關中賊黨尤

夥福通遂自曹濮陷衛輝關先生等分兵出絳沁踰太行歷上

黨破遼州雲中鴈門代郡直抵上都焚宮闕轉掠遼陽東至高

麗所過城邑無噍類白不信等破興元據鞏昌鳳翔察罕自

將鐵騎晝夜馳赴分左右翼掩擊之不信等潰圍出走蜀朝廷

遣知院事達理麻失里援曹濮與福通戰歿官軍大潰答失退

駐石村帝疑其玩寇使者趣戰相踵答失憂憤死明年答失子

孛羅帖木兒領父軍擊走福通于衛輝進克曹濮毛貴據長蘆

董搏霄戰死貴入濟南立賓興院選川故官分守要隘于萊州

立屯田三百六十所每屯相距三十里造大車百輛輓糧儲民

田十取二乃乘勝略蘄州河間抵直沽連破鄴州京師大恐徵

四方兵入衛劉哈刺不花拒戰于柳林貴眾潰退走濟南福通

銳意攻汴梁守將竹貞棄城走福通入城迎林兒于安豐居之

以爲都十九年毛貴爲趙均用所殺貴黨續繼祖自遼陽入益都執均用殺之二人故驍將也至是福通氣沮察罕大發秦晉軍會汴環城而壘僞宋兵屢敗城中食盡福通挾林兒從數百騎復走安豐河南次第恢復察罕謀知福通黨自相戕殺更大會諸將分五道水陸並進渡孟津復寇州東昌遣義子曠廓帖木兒擣東平以豐踞山東久爲書招之豐及王立誠皆降既而復叛刺殺察罕還據益都帝命其子曠廓襲父官卿哀討賊曠廓攻益都人執豐上誠剖其心以祭父山東悉定二十三年張士誠都平江遣將呂珍攻安豐時僞宋健將已盡於山東林兒遣使詣建康告急朱元璋自將來救未至珍已殺福通破安豐林兒走滁州元璋擊走珍護林兒歸建康至二十六年十二月始祖儿建僞號十二年

徐壽輝一名貞一本羅田布買爲人 緩無能初袁州僧堂玉以彌勒佛教鼓煽湖湘間從者甚衆麻城人鄒普勝大倡其術壽輝浴于鹽塘普勝見其有光異之因與黃陂人倪文俊等共推爲主舉兵以紅巾爲號陷蘄水縣及黃州路壽輝僭稱帝以蘄水爲蓮臺省僞號天完改元治平時至正十一年十月也於是以前普勝爲太師文俊爲上將文俊者故漁家子善泅兼行多槩舡攻畧湖廣州郡一時蟻聚烏合衆號百萬沔陽陳友諒舉兵應之壽輝以友諒隸文俊麾下分遣僞將丁普郎徐明遠魯法興等陷漢陽興國遂入武昌威順王寬徹普化及湖廣平章和尚等棄城走已破沔陽殺推官俞述祖攻荆門殺知州聶炳畧安陸殺知府王開遂乘勝渡江山瑞昌陷江州南康諸境更遣陶九畧瑞州歐普祥取袁州陳普文破吉安項普畧拔饒州

潛山徽州達信州人昱嶺關攻杭州城中倉卒無備遽入城大掠賴江浙平章教化移軍來援用總管董搏霄計直薄城下七戰皆捷賊敗奔接待寺官兵塞其門盡焚死遂復杭州已而餘杭德清武康安吉廣德徽州博霄皆次第恢復偽將潘大倫以兵二千人乞降天完兵勢日盛乃具戰艦出鄱湖截長江圍安慶江西平章星吉帥偏師向銅陵逼池州爲搆虛計安慶軍聞風解去江州以次克復星吉據鄱陽口日久援師不至力戰中流矢卒江州仍陷十三年湖廣參政阿魯輝復武昌漢陽資政院使脫火赤復江州江西右丞火你赤平富州臨江尋復瑞州江右稍定是冬江浙平章卜顏帖木兒及西寧王牙罕沙合兵攻蘄水壽輝敗走奔文俊營官屬四百餘人皆被獲偽將王善自撫州杉關入圍攻福州殺巡檢劉濬濬子健結死七百人潛

入善軍夜半發火大禽善獻帥府磔之十五年文俊復破沔陽威順王使其子報恩奴迎擊于漢川敗死文俊自沔陽破中興襄陽諸路明年正月文俊建宮室于漢陽迎壽輝都焉三月陷常德五月陷澧州八月陷衡州十二月陷岳州十七年文俊謀殺壽輝不果自漢陽奔黃州爲友諒所殺友諒自稱平章并其軍尋據江西省治十九年壽輝欲徙都江西友諒忌其來不利於已不從壽輝遽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陽出迎而伏甲城西盡殺其部曲壽輝獨留江州友諒帥舟師攻太平府挾壽輝以行及取太平急謀僭號乃于采石舟中伴使人詣壽輝白事令壯士持鐵搥自後擊之碎其首壽輝立死僭號凡十年而壽輝舊將明玉珍起兵于蜀明玉珍一名旻隨州人世業農身長八尺目重瞳以信義爲鄉黨所服充弓兵首汝穎盜起隨人

相結屯青山推玉珍爲屯長尋歸徐壽輝于漢陽授元帥與陳友諒同隸倪文俊部下分守沔陽與左丞哈林禿戰飛矢損右目軍中號旻瞎子至正十四年沔饑玉珍以兵千人駕斗船游夔府買糧至巫峽人多就之者會青巾盜李喜聚衆苦蜀義兵元帥楊漢以兵禦之右丞完者都方鎮重慶忌其功置酒飲漢欲殺之漢覺脫走漢兵怒皆拏船去出巫峽道遇玉珍羣訪之因言重慶一城守將哈林禿完者都兩不相下且無厚兵可圖也玉珍用其策襲破重慶於是禁侵掠勞父老市肆晏然降者相繼壽輝授玉珍爲隴蜀右丞初玉珍攻重慶時道出瀘州宿河下聞進士劉楨名躬訪之先一夕楨夢旻旒者造廬明晨玉珍至與語大悅曰吾孔明也卽舟中拜爲理問官進取成都及聞友諒殺壽輝自立玉珍怒曰友諒與我比肩事漢陽何遽謀逆遣將守夔關不與通且爲壽輝發喪立廟尋取嘉定破東川據有全蜀二十二年衆推玉珍爲隴蜀王分兵陷雲南陝西參政車力帖木兒擊敗于金馬山禽其弟明二明年玉珍稱帝于成都僭號夏政元天統立妻彭氏爲后子昇爲皇太子用劉楨議倣周制設六卿置翰林諸官內設國子監教公卿子外置提舉司敎生徒府置刺史州曰守縣曰令賦稅十取一開廷試製雅樂立郊社去釋老二敎專奉彌勒佛玉珍親統兵入滇屯衆金馬山大理總管段功擊敗之仍還重慶踰年殂年三十六玉珍頗節儉好文學蜀人安之僭號凡四年

陳友諒沔陽漁家子也本姓謝祖干一贅於陳因冒陳姓父普才生子五而友諒居長少多力好拳勇伎角爲人貪忍有權術嘗作縣獄吏志抑鬱不樂會徐壽輝等盜起招集亡命往從之

爲倪文俊簿書掾尋領兵稱元帥見文俊專恣積不能平至正十七年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乘釁襲殺之并其軍跨有荆楚自稱平章據江州已陷池州明年正月親統兵攻安慶安慶城倚小孤山爲藩蔽義兵元帥胡伯顏領水軍戍守友諒自上流直擣山下伯顏不能軍城遂陷淮南右丞余闕死之友諒使其將趙普勝守焉普勝以雙刀名友諒驍將也四月友諒破隆興路省臣火尼赤出走友諒遣將王奉國陷瑞州幸文才躁贛州康泰趙琮等趣邵武取汀州而乘勝自以兵取吉安撫建諸路已而奉國移兵寇信州浙東廉訪使伯顏不花的斤自嚮來援連破奉國兵友諒弟友德植木柵攻城益急奉國穴地通道以入伯顏不花的斤戰死時普勝守安慶數戰樅陽浮山先利友諒怒曰奴驕不力耳乃僞行安慶軍至罵以普勝具

蒸羊來迎至則執殺之遂幽其主徐壽輝於江州自稱漢王置官屬親率舟師攻太平府挾壽輝以行縱巨艦乘江漲泊城西南隅舟尾高與城平士卒緣之上城遂陷友諒既得太率遂弒壽輝于采石自立爲帝僭號漢建元大義仍以鄒普勝爲太師張必先爲丞相張定邊爲太尉即采石五通廟爲行殿建玉輦華蓋日月旂常羣臣至江岸朝賀值暴雨各藉舟楫而拜畧無儀節時至正二十年庚子春也既而復還江州吳王朱元璋拔江州友諒退都武昌先是友諒爲盜時父普才嘗戒之曰若捕魚兒耳乃圖大事邪友諒曰相家者言我家當大貴今其時矣及僭位往迎之普才曰兒不守故業普懼及也二十三年友諒以安慶隆興諸大都連被元璋陷沒威感不得志思欲一逞乃大作戰艦載舂屬自宮空壁自武昌提勁卒六十萬舳舻相銜

而下其舟皆丹漆上下三級走馬爲棚板房爲蔽艙頭冒鐵數十重出鄱陽湖決戰康郎山下旌旗蔽天湖水盡立友諒自乘赤龍船環甲殊死鬪旬有五日兵屢挫友諒以小舟載蘆葦置火藥其中令敢死士操之束草爲人飾以甲冑迫敵船天反風縱火其弟友貴友仁皆燔死友諒氣大索欲退守小孤山不得前乃移舟泊潯磯思突出湖口繞下流奔武昌追至潭江口友諒迫啓聽視之矢集其背而斃其子理載屍夜奔武昌改元德壽次年亦降友諒自僭號至死凡四年

張士誠小字九四泰州白駒場亭民與弟士義士德士信共販鹽爲業士誠故有勇負任俠氣輕財好施富家多易之或負其鹽直尤爲弓兵丘義所窘辱士誠不勝忿順帝至正十三年屬時多事私與諸弟結壯士李伯昇潘原明呂珍等十八人殺義

并素所見凌富家火其舍跳入旁場招諸少年謀起事至丁溪大姓劉子仁集衆拒之士義中矢死士誠益決戰子仁貴并其衆有李華甫者亦泰州人嘗聚衆謀劫官士誠陽與之合未幾殺華甫得衆萬餘勢寔盛不數月攻陷秦州淮南省官遣知府李齊招之士誠詐請降且乞從征自効行省趣其治戈船赴濠泗士誠疑憚不肯發復鼓變殺參政趙璉劫官庫走入得勝湖俄陷興化蔓延入寶應據高郵自稱誠王僭號大周建元天祐帝降詔赦其罪再遣齊賁詣往士誠本無降意齊辯說百端終不聽且爲所害帝怒詔淮南平章福壽討之不克明年士誠攻揚州大司農達識帖睦爾軍敗盱眙泗州皆陷特命右丞相脫脫督諸衛大軍進討連戰旬有五日士誠敗不能支與呂珍潘原明等突圍出勢甚亡何有詔削脫脫官解其兵柄士誠乘

續引錄金 卷四十一
隙收散亡賈餘勇兵勢復振時江陰羣盜起有朱英者已就
撫復叛乃質妻子向士誠乞兵且盛陳江南土地之廣錢糧之
多子女玉帛之富以艷其心於是先遣士德由通州渡江陷常
熟朝廷猶冀其有降意遣待制烏馬兒孫撝賫宣命印牌往高
郵招之爲所拘尋被害十六年二月破平江路平江者今蘇州
也士誠來自高郵改稱隆平郡毀承天寺爲王宮擇寺觀豪門
爲省院部司所居以弟士德爲平章卜者李行素爲丞相蔣輝
爲右丞原明爲左丞史文炳知樞密院俾伯昇節制軍事若銀
工周仁爲隆平太守分兵下湖松諸州尋破杭州時達誠幅
邇已遷江浙行省丞相聞變遁富陽會參政楊完者自嘉興引
苗軍至擊敗士誠兵復其城明年士誠侵嘉興復爲完者所敗
士誠吳王朱元璋以兵躡其後乃爲書請降達誠歸還

訪使周伯琦至平江慰勞士誠求王爵不許復邀三公遂表授
士誠太尉士德淮南平章士信同知行樞密院事時士德已爲
元璋所禽達誠惡完者恃功驕恣與士誠陰圖之遣兵圍其居
完者自殺士誠遂據杭州詔以士信爲江浙平章當是時士誠
名爲降臣而城池甲兵錢糧皆自歸掌握先是士誠與方國珍
分據浙東西江南海漕久不至至是河南始平南北通道乃遣
尚書伯顏帖木兒曹履亨詣杭州以御酒龍衣賜之徵士誠輸
粟國珍具舟兩、互相疑貳士誠欲不與參軍俞思齊日向時
作賊猶可今稱、可乎士誠怒抵几仆地使者開諭再三始
從命一運粟十一萬一運粟十三萬至京師自是累出師擾浙
東西地更遣將李濟據濠州時吳王方有事僞漢不暇南顧士
誠勢益橫南至紹興北踰江淮直抵濟寧關士目廣且信用文

更築景賢樓開弘文館士無賢不肖輿馬居室多厭其心士亦
往往歸焉二十三年士誠遣呂珍將兵二十萬圍劉福通于安
豐殺之據其城自立爲吳王卽平江治宮室建官屬朝廷再遣
使徵糧士誠拒不與東南海運遂絕士誠使弟士信數達議帖
睦邇過劫其印幽之嘉興士信自爲丞相從此兄弟益驕縱上
下乖疑將士多邀官爵美田宅方肯用命有崑山人郭翼言於
士誠曰明公仗馬箠下婁及越數十城望風請服者非能極慮
安危力足勝也人苦元政久故相率離散莫與守苟反其道休
勞之然後乘時進取則霸業可成若遽宴安逸樂坐消精銳四
方豪傑並起雖欲閉城自守其終能乎士誠怒欲殺之士誠妻
止之曰其策誠善翼因得亡去士誠稱王凡四年吳王兵克平
江士信中轍死國事日棘伯昇原明等納款惟恐弗先使客

士誠曰昔項羽喑鳴叱咤百戰百勝天下卒屬漢者何也天也
公初入高郵十八人爾元兵圍公百萬而公卒提孤軍突出東
據三吳今既有地千里甲士數百萬而反不能敵建康此亦天
爾然使公當時不忘高郵之危苦志勞心亦可以強今至此臣
恐公之爲項氏也士誠忽忽無所出曰足下嚮者不言今何及
矣客曰公子弟親戚將帥羅列內外歌妓舞女旦夕酣飲提兵
者自以爲韓白謀畫者自以爲蕭曹此時公深居於內雖有敗
矢掩不以聞當此之時臣言固不得入也士誠喟然曰吾亦恨
之時城中木石俱盡外攻益堅城陷士誠更收散卒身戰萬壽
寺復敗從數騎倉皇歸顧謂其妻曰我死汝奈何妻曰不獨生
遂驅羣媵妾上樓共焚死士誠方欲自經伯昇驚前抱持之曰
英雄患無身耳昇之舟中送建康吳王問之士誠曰天日照公

不照我仍白經死時至正二十七年丁未也

較耕錄云至正壬辰春城平江於古

城基內掘得一碑其文云三十六十八子寅卯年至辰巳合救張翼同為利不在常不在揚切須款款細思量且卜木莫問米浮副倒地莫扶起修古岸重開河車民拍手笑呵呵日出屋東頭鯉魚山上遊星從月裏過會在午年頭不曉所言何事或者謂三十六四九也張翼巳午之交也今張士誠第行九四而回首亂者適十八人

方國珍台州黃巖人世業農父伯奇素柔懦為鄉人所侮生五子皆有齊力善馳跳驟馬國珍其次也身長黑面體白如瓠時童謠云楊嶼青出海精楊嶼者台州海中童山也仁宗延祐六年忽草木鬱然是歲國珍生販鹽海濱與同里蔡亂頭為怨家亂頭入海行劫有司懸賞格捕之國珍捕應格而賞不及怒曰獨蔡能為是邪黃巖俗尊上田主伯奇為陳氏佃事陳甚恭而數被侵辱國珍每自忖曰彼亦人爾阿父何乃恭父歿陳索租益急稍不足則揚言國珍等通盜國珍給陳全其美醞盛饌狀殺之醞其尸於瓮久之事泄太守使人來捕國珍方食左手舉

凡自菽右持門關格殺捕者遂與兄國璋弟國瑛國珉從子明善等入海旬日間得數千人劫掠漕糧為海運苦時至正八年戊子十一月也詔江浙參政朶兒只班總舟師討之追至福州五虎門國珍知事棘焚船將遁忽官兵自相驚潰國珍回憾之朶兒只班被執迫其上招降狀朝廷從之授國珍定海尉名山藏云授海運假千戶不赴官聚眾如故轉掠温州遣尚書秦不華察實得其狀力上剿捕之策不聽十年六月國珍仍入海燒畧沿海州郡明年二月命江浙左丞李羅帖木兒統兵慶元以秦不華稔知賊情偽遷浙東宣慰使分兵温州夾擊之李羅兵至大閩洋國珍夜率勁卒縱火鼓譟進官軍不戰而潰李羅復被執反為國珍飾詞上請朝廷弗知再遣大司農達識帖睦爾至黃巖招降

國珍兄弟皆登岸羅拜退止民舍達識檄秦不華至海濱散其徒衆拘其海舟兵仗授國珍真千戶兄弟皆官之藉其力以防海運會丞相脫脫征徐州命江浙募舟師北守大江國珍曰是且及我復劫其黨入海而佯來議降秦不華張受降旗乘潮而前竟爲國珍所殺帝怒命南臺御史大夫納麟給宣敕與台州民陳子由楊恕卿趙士正戴甲令其集民丁夾攻國珍勢益橫十三年詔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兒南臺侍御史左答納失里復往招之尋報國珍已降乞授五品流官仍納其船散遣徒衆時劉基方爲浙東行省都事謂方氏首亂不可赦執政多受其賂不聽乃遣使授國珍徽州路國璋廣德路國瑛信州路皆官治中國珍不受命使盜待使者於隘殺之擁船據海道阻絕糧運如故朝命納麟答刺爲元帥開府慶元遣江浙右丞阿兒溫沙

參政恩寧普會兵進討皆敗績十六年國珍復降拜海道漕運萬戶國璋衢州路總管尋升國珍江浙行省參政時張士誠踞平江朝議更欲藉其力禦之令擊士誠七戰皆捷士誠悉稱臣輸粟朝廷多其功命以節鉞鎮浙東開治慶元兼領溫台金三郡國珍以國璋國瑛居台州明善居溫州而留國瑛自副十八年加國珍江浙左丞尋進平章政事國珍歲具海舟轉輸士誠粟以功加太尉賜爵衢國公二十六年拜江浙行省左丞相國瑛國珉明善並平章政事國珍本起負販日不知書幸遭逢末世恃兄弟可羽翼遂肆意猖獗反側再三未嘗一創非真能出奇制勝者也心多疑慮無定見旣節鉞浙東遜王爵又陰與其下謀曰方今元運將終豪傑並起惟江左朱元璋號令嚴明所向莫敵恐不能與抗况與我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有定莫

續弘簡錄卷四十一
若姑示順從藉為聲援以觀其變乃奉書獻金帛使其子亞關
為質許納温台慶元三郡圖籍懷姦挾詐又北通廣廓帖木兒
南交陳有定為三窟計所用書佐參謀率由胥吏進苟利自營
一時政令租稅任意輕重民犯死罪不加刑納竹筐投之江流
跡其行事大畧近士誠而能自度德不帝制白為故得保令終
云先是有周必達者隱天台國珍造問計必達曰當今四方離
亂君能舉義除盜斯名正言順富貴可致餘非吾所知也國珍
不聽後屢敗始悔曰不意黃毛野人能料事至此其橫行東南
者凡二十一年名山藏云本名珍字國珍以字行
後避明祖御諱改名貞字谷貞

冊曰海精首亂紅巾繼勁半壁東南土崩石疊不有驅除
曷開新運元之覆亡實由羣橫舊史見遺豈有所斬

